

勸學篇
張之洞
光緒二十四年
1898 年

正權第六

今日憤世疾俗之士，恨外人之欺凌也，將士之不能戰也，大臣之不變法也，官師之不興學也，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，於是倡為民權之議，以求合群而自振。嗟乎，安得此召亂之言哉！

民權之說，無一益而有百害，將立議院歟？中國士民，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，環球之大勢不知，國家之經制不曉，外國興學立政、練兵製器之要不聞，即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，明者一，暗者百，游談嚙語，將焉用之？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，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，故必家有中資者乃得舉議員。今華商素鮮巨資，華民又無遠志，議及大舉籌餉，必皆推諉默息，議與不議等耳，此無益者一。

將以立公司，開工廠歟？有資者自可集股營運，有技者自可合夥造機，本非官法所禁，何必有權？且華商陋習，常有藉招股欺騙之事，若無官權為之懲罰，則公司資本無一存者矣。機器造貨廠無官權為之彈壓，則一家獲利，百家仿行，假冒牌名，工匠哄斗，誰為禁之？此無益者二。

將以開學堂歟？從來紳富捐資，創書院，立義學，設善堂，例予旌獎，豈轉有禁開學堂之理，何必有權？若盡廢官權，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，又無餽廩之望，其誰肯來學者？此無益者三。

將以練兵禦外國歟？既無機廠以製利械，又無船澳以造戰艦，即欲購之外洋，非官物亦不能進口，徒手烏合，豈能一戰？況兵必需餉，無國法豈能抽釐捐，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？此無益者四。

方今中華誠非雄強，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，由朝廷之法維繫之也。使民權之說一倡，愚民必喜，亂民必作，紀綱不行，大亂四起，倡此議者，豈得獨安獨活？且必將劫掠市鎮，焚毀教堂，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為名，兵船、陸軍深入占踞，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，是民權之說，固敵人所願聞者矣。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，可諉之民權不願，此大誤也。若我自雲國家法令不能制服，彼將自以兵力脅之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，舉國怨憤，上下相攻，始改為民主之國。我朝深仁厚澤，朝無苛政，何苦倡此亂階，以禍其身而並禍天下哉？此所謂有百害者也。

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，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，民間可以發公論、達眾情而已，但欲民申其情，非欲民攬其權。譯者變其文曰「民權」，誤矣。〈美國人來華者，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，下挾私，上徇，深以為患。華人之稱羨者，皆不加深考之談耳〉近日據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，益為怪妄。此語出於彼教之書，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，人人各有智慮聰明，皆可為有耳，譯者竟釋為人人有自主之權，尤大誤矣。泰西諸國，無論君主、民主、君民共主，國必有政，政必有法，官有官律，兵有兵律，工有工律，商有商律，律師習之，法官掌之，君民皆不得違其法；政府所令，議員得而駁之；議院所定，朝廷得而散之。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，安得曰人人自主哉？夫一哄之市必有平，群盜之中必有長，若人皆自主，家私其家，鄉私其鄉，士願坐食，農願蠲租，商願專利，工願高價，無業貧民願劫奪，子不從父，弟不尊師，婦不從夫，賤不服貴，弱肉強食，不盡滅人類不止，環球萬國必無此政，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。至外國今有自由黨，西語實曰「里勃而特」，猶言事事公道，於眾有益，譯為「公論黨」可也，譯為「自由」非也。

若強中禦外之策，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，以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，乃天經地義之道，古今中外不易之理。昔盜跖才武擁眾，而不能據一邑；田疇德望服人，而不能拒烏桓；祖逖智勇善戰，在中原不能自立，南依於晉，而遂足以禦石勒；宋棄汴京而南渡，中原數千里之遺民，人人可以自主矣，然兩河結寨，陝州嬰城莫能自保，宋用韓、岳為大將，而成破金之功；八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，先以不能戰為人欺，劉錡用之，而有順昌之捷；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，連戰破敵，王師敗於富平，其眾遂散。迨宋用吳玠、吳玠為將，而後保全蜀之險。蓋惟國權能禦敵國，民權斷不能禦敵國，勢固然也。曾文正名為起家辦團練矣，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，皆是募勇營、造師船，濟以國家之餉需，勵以國家之賞罰，而以耿耿忠義、百折不回之志氣，激厲三軍，感發海內，故能成戡定之功。豈團練哉？豈民權哉？

或曰，民權固有弊矣，議院獨不可設乎？曰：民權不可僭，公議不可無。凡遇有大政事，詔旨交廷臣會議，外吏令紳局公議，中國舊章所有也。即或諮詢所不及，一省有大事，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、司、道、府，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；國家有大事，京朝官可陳奏，可呈請代奏。方今朝政清明，果有忠愛之心、治安之策，何患其不能上達？如其事可見施行，固朝廷所樂聞者。但建議在下，裁擇在上，庶乎收群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，何必襲議院之名哉？此時縱欲開議院，其如無議員何？此必俟學堂大興，人才日盛，然後議之，今非其時也。

北洋陸軍服役及武昌起義經歷

馮玉祥
光緒三十一年，宣統三年
1905 年，1911 年
選自馮玉祥《我的生活》

革命軍
鄒容
光緒二十九年
1903 年

第一章 緒論

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，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，誅絕五百萬有奇被毛戴角之滿洲種，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，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，黃帝子孫皆華盛頓，則有起死回生，還命反魄，出十八層地獄，升三十三天堂，鬱鬱勃勃，莽莽蒼蒼，至尊極高，獨一無二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，曰「革命」。巍巍哉！革命也！皇皇哉！革命也！

吾於是沿萬里長城，登崑崙，遊揚子江上下，溯黃河，豎獨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鐘，呼天籲地，破顛裂喉，以鳴於我同胞前曰：嗚呼！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，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獨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、地球上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，老年、中年、壯年、少年、幼年、無量男女，其有言革命而實行革命者乎？我同胞其欲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也。吾今大聲疾呼，以宣佈革命之旨於天下。

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；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；革命者，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；革命者，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；革命者，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；革命者，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；革命者，除奴隸而為主權者也。是故一人一思想也，十人十思想也，百千萬人，百千萬思想也，億兆京垓人，億兆京垓思想也。人人雖各有思想也，即人人無不同此思想也。居處也，飲食也，衣服也，器具也，若善也，若不善也，若美也，若不美也，皆莫不深潛默運，盤旋於胸中，角觸於腦中；而辨別其孰善也，孰不善也，孰美也，孰不美也，善而存之，不善而去之，美而存之，不美而去之，而此去存之一微識，即革命之旨所出也。夫此猶指事物而言之也。試放眼縱觀，上下古今，宗教道德，政治學術，一視一課之微物，皆莫不數經革命之掬攬過昨日，田今日，以象現現象於此也。夫如是也，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。雖然，亦有非常者在焉。聞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立革命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革命，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國之革命，為世界應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，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，由野蠻而進文明之革命，除奴隸而為主權之革命。犧牲個人，以利天下，犧牲貴族，以利平民，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。甚至風潮所播及，亦相與附流會匯，以同歸於大洋。大怪物哉！革命也。大寶物哉！革命也。吾今日聞之，猶口流涎而心忡忡。吾是以於我祖國中，搜索五千餘年之歷史，指點二千餘萬萬里之地圖，問人省己，欲求一革命之事，以比例乎英、法、美者，嗚呼！何不一遇也？吾亦嘗執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，重思之，否因之而有感矣，否因之而有慨於歷代民賊獨夫之流毒也。

自秦始統一宇宙，悍然尊大，鞭笞宇內，私其國，奴其民，為專制政體，多援符瑞不經之說，愚弄黔首，矯誣天命，攬國人所有而獨有之，以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。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極，則天下之思篡取而奪之者愈眾。此自秦以來，所以狐鳴篝中，王在掌上，卯金伏誅，魏氏當塗，點盜英雄。覬覦神器者，史不絕書。於是石勒、成吉思汗等，類以遊牧腥之胡兒，亦得乘機竊命，君臨我禹域，臣妾我神種。嗚呼！革命！殺人放火者，出於是也！嗚呼革命！自由平等者，亦出於是也！

吾悲夫吾同胞之經此無量野蠻革命，而不一伸頭於天下也。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齊事楚，任人掬拋之無性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與今世界列強遇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聞文明之政體、文明之革命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盧梭《民約論》、孟德斯鳩《萬法精理》、彌勒約翰《自由之理》、《法國革命史》、美國《獨立檄文》等書譯而讀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

夫盧梭諸大哲之微言大義，為起死回生之靈藥，返魄還魂之主方，金丹換骨，刀圭奏效，法、美文明之胚胎，皆基於是。我祖國今日病矣，死矣，豈不欲食靈藥、投寶方而生乎？若其欲之，則吾請執盧梭諸大哲之寶旌，以招展於我神州上。不寧惟是，而況又有大兒華盛頓於前，小兒拿破崙於後，為尋同胞革命獨立之表本。嗟呼！嗟乎！革命！革命！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。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，此其時也，此其時也。此吾所以倡言革命，以相與同胞共勉共勛，而實行此革命主義也。苟不欲之，則請待數十年百年後，必有倡平權釋黑奴之耶女起，以再倡平權釋數重奴隸之支那奴。

第二章：革命之原因

革命！革命！我四萬萬同胞，今日為何而革命？吾先叫絕曰：

不平哉！不平哉！中國最不平、傷心慘目之事，莫過於戴狼子野心、遊牧賤族、賊滿洲人而為君，而我方求富求貴，搖尾乞憐，三跪九叩首，酣嬉濃浸於其下，不知自恥，不知自悟。哀哉！我同胞無主性！哀哉！我同胞無國性！哀哉！我同胞無種性！無自立之性！近世革新家、熱心家常號於眾曰：中國不急急改革，則將蹈印度後塵、波蘭後塵、埃及後塵，於是印度、波蘭之活劇，將再演於神州等詞，騰躍紙上。鄒容曰：是何言歟？是何言歟？何厚顏盲目而為是言歟？何忽染病病而為是言歟？不知吾已為波蘭、印度於滿洲人之胯下三百年來也，而猶曰「將為也」。何故？請與我同胞一解之。將謂吾已為波蘭、印度於賊滿人，賊滿人又為波蘭、印度於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國乎？苟如是也，則吾寧為此直接亡國之民，而不願為此間接亡國之民。何也？彼英、法等國之能亡吾國也，實其文明程度高於吾也。吾不解吾同胞不為文明人之奴隸，而偏愛為此野蠻人奴隸之奴隸。嗚呼！明崇禎皇帝殉國，「任賊碎戮朕屍，毋傷我百姓」之一日，滿洲人率八旗精銳之兵，入山海關定鼎北京之一日，此固我皇漢人種亡國之一大紀念日也！

世界只有少數人服從多數人之理，愚頑人服從聰明人之理，使賊滿洲人而多數也，則僅五百萬人，尚不及一州縣之眾，使賊滿洲人而聰明也，則有目不識丁之親王、大臣，唱京調二黃之將軍、都統。三百年中，雖有一、二聰明特達之人，要皆為吾教化所陶鎔。

一國之政治機關，一國之人共司之。苟不能司政治機關、參與行政權者，不得謂之國，不得謂之國民，此世界之公理，萬國所同然也。今試遊華盛頓、巴黎、倫敦之市，執途人而問之曰：「汝國中執政者為同胞歟？抑異族歟？」必答曰：「同胞，同胞。豈有異種執吾國政權之理。」又問之曰：「汝國人有參預行政權否？」必答曰：「國者；積人而成者也，吾亦國人之分子，故國事為己事，吾應得參預焉。」乃轉信我同胞，何一一與之大相反對也耶？謹就賊滿人待我同胞之政策，為同胞述之。

滿洲人之在中國、不過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，而其它於朝野者，則以一最小部分。故十八行省而有餘。今試以京官滿漢缺額觀之，自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滿漢二缺平列外，如內閣和衙門，則滿學士六，漢學士四，滿、蒙侍讀學士六。漢軍、漢侍讀學士二，滿侍讀十二，漢侍讀二，滿、蒙中書九十四，漢中書三十。又如六部衙門，則滿郎中、員外、主事缺額，約四百名，吏部三十餘，戶部百餘，禮部三十餘，兵部四十餘，刑部七十餘，工部八十餘，其餘各部堂生事皆滿人，無一漢人。而漢郎中、員外、主事缺額，不過一百六十二名。每季《摺紳錄》中，於職官總目下，只標出漢郎中、員外、主事若干人，而渾滿缺於不言，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隱衷也。是六部滿缺司員，幾視漢缺司員而三倍（筆帖式尚不在此數）。而各省府道實缺、又多由六部司員外放，何怪滿人之為道府者，佈滿國中也。若理藩院衙門。則自尚書、侍郎迄主事、司庫皆滿人任之，無一漢人錯其間（理藩之事，惟滿人能為之，咄咄怪事！）。其餘掌院學士、宗人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僕寺、光祿寺、鴻臚等，國子監、儀衛諸衙門缺額，未暇細數。要之皆滿缺多於漢缺，無一得附平等之義者。是其出仕之途，以漢視滿、不啻霄壤雲泥之別焉。故常有滿、漢人同官、同年、同署，漢人則積滯數十載不得遷轉，滿人

則俄而侍郎，俄而尚書、俄而大學士矣。縱曰，滿洲王氣所鐘，如漢之沛、明之濠，然未有綿延數百年，定為成例，竟以王者一隅，抹煞天下之人才，至於斯極者也。向使嘉、道、咸、同以來，其手奏中興之績者，非出自漢人之手，則各省督、撫、府、道之實缺；其不為滿人攫盡也幾希矣。又使非軍興以來，難以保舉軍功捐納。以爭各部滿司員之權利，則漢人幾絕幹仕途矣。至於科舉清要之選，雖漢人居十之七八，然主事則多額外，翰林剛益清貧。補缺難於登天，開坊類乎超海，不過設法虛糜之，以改其異心。又多設各省主考、學政，及州縣教官等職，俾以無用之人，治無用之事而已。即幸而億萬人中有競登至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之位者，又皆頭白齒落，垂老氣盡，分餘瀝於滿人之手。然定例漢人必由翰林出身，始堪大拜。而港人則無論出身如何，均能資兼文武，位兼將相，其中蓋有深意存焉。嗚呼！我漢人最不平之事，孰有過此哉！雖然，同種待異種，是亦天演之公例也。

然此僅就它制一端而言也，至乃於各行省中，擇其人物之駢羅。土產之豐阜，山川之險要者，命將軍、都統治之，而漢人不得居其職。又令八旗子弟駐防各省，另為內城以處之，若江甯，若成都，若西安。若福州，若杭州，若廣州，若鎮江等處，雖閱年二百有奇、而滿自滿。漢自漢，不相錯雜。蓋顯然有賤族不得等倫於貴族之心。且試釋「駐防」二字之義、猶有大可稱駭者。得毋時時恐漢人之叛我，而羈束之如盜賊乎？不然、何為而防，又何為而駐也？又何為駐而防之也？

滿人中有建立功名者，取王公如拾芥，而漢人則大奴隸如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之倫，殘殺數百萬同胞，挈東南半壁，奉之滿洲，位不過封侯而止。又試讀其歷朝聖訓，遇稍著賢聲之一二滿大臣，獎借逾恆，真有一德一心之契。而漢人中雖賢如楊名時、李紱、湯斌等之馴靜奴隸，亦常招譴責挫辱，不可響邇；其餘抑揚高下，播弄我漢人之處，尤難枚舉。

我同胞不見夫彼所謂八旗子弟、宗室人員、紅帶子、黃帶子、貝子、貝勒者乎，甫經成人，即有自然之祿俸；不必別營生計，以贍其身家；不必讀書嚮道，以充其識力；由少爺而老爺，而大老爺，而大人，而中堂，紅頂花翎，貫搖頭上，尚書、侍郎，殆若天職。反漢人而觀之，夫亦可思矣。

中國人群，向分為士、農、工、商。士為四民之首，曰士子，曰讀書人。吾風夫歐美人，無不讀書，即無人不為士子，中國人乃特而別之曰士子，曰讀書人，故吾今亦特言士子，特言讀書人。

中國士子者，實奄奄無生氣之人也。何也？民之愚，不學而已；士之愚，則學非所學而益愚。而賊滿人又多方困之，多方辱之，多方汨之，多方霽之，多方賊之，待其垂老氣盡，闐然軀殼。而後鞭策指揮焉。困之者何？困之以八股、試帖、楷摺，俾之窮年矻矻，不暇為經世之學。辱之者何？辱之以童試、鄉試、會試、殿試。（殿試時無坐位，待人如牛馬）俾之行同乞丐，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。汨之者何？汨之以科名利祿，俾之患得患失，不復有仗義敢死之風。霽之者何？霽之以庫序臥碑，俾之柔靜愚魯，不敢有議政著書之舉。賊之者何？賊之以威權勢力，俾之畏首畏尾，不敢為鄉曲豪舉，遊俠之雄。牽連之獄，開創於順治（朱國治巡撫江蘇，以加錢糧，誅諸生百餘人）；文字之獄，濫觴於乾隆（十全老人以一字一語，征誅天下，群臣震恐）。以故海內之士，莘莘濟濟，魚魚雅雅，衣冠俎豆，充儒林，抗議發憤之徒絕跡，慷慨悲壯之聲不聞，名為士人，實則死人之不若。《佩文韻府》也，《淵鑒類函》也，《康熙字典》也，此文人學士所視為拱壁連城之大類書也；而不知康熙、乾隆之時代，我漢人猶有仇視滿洲人之心思，彼乃集天下名人，名為此三書，以藉此銷磨我漢人革命復仇之銳志焉（康熙開千叟宴數次，命群臣飲酒賦詩，均為籠絡人起見）。噫吁嘻！吾言至此，吾不禁投筆廢書而歎曰：「朔方健兒好身手，天下英雄入彀中。」好手段！好手段！吾不禁五體投地，頓首稽顙，恭維拜服，滿洲人壓制漢人，籠絡漢驅策漢人、抹煞漢人之好手段！好手段！

中國士人，又有一種岸然道貌，根器特異，別樹一幟，以號於眾者，曰漢學，曰宋學，曰詞章，曰名士。漢學者流，尋章摘句，箋注訓詁，為六經之奴婢，而不敢出其範圍。宋學者流，曰守其五子、《近思錄》等書，高談其太極、無極、性功之理，以束身成名，立於東西廡一瞰冷豬頭。詞章者流，立其桐城、陽湖之門戶流派，大唱其姘紫嫣紅之濫調排腔。名上者流，用其一團和氣，二等才清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農服，五聲音律，六品官階，七言詩句，八面張羅，九流通透，十分應酬之大本領，鑽營奔競，無所不至。此四種人，曰演其種種之活劇，奔走不遑，而滿洲人又恐其頓起異心也，乃特設博學鴻詞一科，以一網打盡焉。近世又有所謂通達時務者，拓（拓一作摭）腐敗報紙之一二語，襲皮毛西政之二三事，求附驥尾於經濟特科中，以進為滿洲人之奴隸，欲求不得。又有所謂激昂慷慨之士，日日言民族主義，言破壞目的，其言非不痛哭流涕也，然奈痛哭流涕何？悲夫！悲夫！吾揭吾同胞腐敗之現象如此，而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，吾敢曰：半自為之，半滿洲人造之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半自為之，半滿洲人造之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半自為之，半滿洲人造之。

某之言，可以盡吾國士人之醜態，而曰：「復試者，几桌不具，待國士如囚徒。賜宴而塵飯塗羹，視文人如犬馬。簪花之袍，僅存腰幅，棘圍之膳，卵作鴨烹。一入官場，即成兒戲。是其於士也，名為恩榮，而實羞辱者，其法不行也。由是士也，髦齡入學，皓首窮經，誇命運、祖宗、風水之靈，僥倖師、主司、知音之幸，百折不磨，而得一第，其時大都在強仕之年矣。而自顧餘生吃著，猶不沾天位天祿毫末忽釐之施，於此而不魚肉鄉愚，威福梓里，或恤含冤而不包詞論，或顧廉恥而不打抽豐，其何能贍養室家，撐持門戶哉？」痛哉斯言！善哉斯言！為中國士人之透物鏡，為中國士人之活動大寫真（即影戲）。然吾以為處今之日。處今之時，此等醜態，當絕於天壤也。既又聞人群之言曰：「某某入學，某某中舉，某某報捐。」發財做官之一片喊聲，猶是囂囂然於社會上。如是如是。上海之濫野雞；如是如是，北京之滑兔子，如是如是，中國之腐敗士人。嗟乎！吾非好為此尖酸刻薄之言，以罵盡我同胞，實吾國士人荼毒社會之罪，有不能為之恕。《春秋》責備賢者。我同胞盍醒諸！

今試游於窮鄉原野之間，則見夫顰其面目，泥其手足，荷鋤壟畔，終日勞勞而無時或息者，是非我同胞之為農者乎？若輩受田主土豪之虐待不足，而滿洲人派設官吏，多方刻之，以某官括某地之皮，以某束吸某民之血，若昭信票，攤賠款，其尤著者也。是故一納賦也，加以火耗，加以錢價，加以庫平，一兩之稅，非五六兩不能完，務使之囂妻典子而後已。而猶美其名曰薄賦，曰輕稅，曰皇仁。吾不解薄賦之謂何，輕稅之謂何？若皇仁之謂，則是盜賊之用心殺人，而曰救人也。嘻！一國之農為奴隸於賊滿人下而不敢動，是非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賊滿人壓制漢人之好手段！

不見乎古巴誘販之豬仔、海外被虐之華工，是又非吾同胞之所謂工者乎？初則見拒於美，繼又見拒於檀香山、新金山等處，饑寒交迫，葬身無地。以堂堂中國之民，意欲比葦發重辱之族而不可得。誰實為之，至此極哉？然吾聞之，外國工人，有干涉國政、倡言自由之說，以設立民主為宗旨者，有合全國工人立一大會，定法律以保護工業者，有立會演說，開報館，倡社會之說者，今一一轉詢中國有之乎？曰：無有也。又不見乎殺一教士而割地償款，罵一外人而勞上諭動問？而我同胞置身海外，受外人不忍施之禽獸者之奇辱，則滿洲政府殆盲於目聾於耳者焉。夫頭同是圓，足同是方，而一則尊貴如此，一則卑賤如此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論指吾胸，吾敢曰：滿洲人之虐待我！

抑吾又聞之，外國之富商大賈，皆為議員，執政權，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，卑之曰市井，賤之曰市儈，不得與士大夫伍。乃一旦償兵費，賠教案，甚至供玩好、養國蠹者，皆莫不取之於商人，若有捐，若有稅，若者加以洋關而又抽以厘金，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關，震之以報效國家之名，誘之以虛銜封典之榮，公其詞則曰派，美其名則曰勸，實則敲吾同胞之膚，吸吾同胞之髓，以供其養家奴之費，修頤和園之用而已。吾見夫吾同胞之不與之計較也自若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。吾敢曰：滿洲人之敲吾膚，吸吾髓！

以言夫中國之兵，則又有不可忍言者也。每月三金之糧餉，加以九錢七之扣折，與以朽腐之兵器，位置其一人之身命，驅而使之戰，不聚殲其兵而饋餉於敵，夫將焉往？及其死傷也，則委之而去，視為罪所應爾，旌恤之典，盡屬虛文；妻子哀望，莫之或問。即或幸而不死，則遣以歸農，扶傷裹創，生計乏絕，流落數千里外，淪為乞丐，欲歸不得，而殺遊勇之令，又特立嚴酷。似此殘酷之事，從未聞有施之於八旗駐防者。嗟夫！嗟夫！吾民何辜，受此慘毒！始也欲殺之，終也欲殺之，上薄蒼天，下徹黃泉，不殺不盡，不盡不快，不快不止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，吾敢曰：滿洲人之殘殺我漢人！

文明國中，有一人橫死者，必登新聞數次，甚至數十次不止。司法官審問案件，即得有實憑實據，非犯罪人親供，不能定罪（於審問時，無用刑審問理）。何也？重生命也。吾見夫吾同胞每年中死於賊滿人借刀殺人濫酷刑法之下者，不知凡幾，賊港人之用苛刑，於中國言之，可醜可痛。天下怨積，內外咨嗟。華人入籍外邦，如避水火。租界必設會審，如禦虎狼。乃或援引故事虛文，而頓忘眼前實事，不知今無滅族，何以移親及疏，今無肉刑，何以斃人杖下，今無拷訊，何以苦打成招，今無濫苛，何以百毒備至。至若監牢之刻，獄吏之慘，猶非筆墨所能形容，即比以九幽十八獄，恐亦有過之無不及，而賊滿人方行其農忙停訟，熱審減刑之假仁假義以自飾。嗚呼！嗚呼！刀加吾頸，槍指吾胸。吾敢曰：賊滿人之屠戮我！若夫官吏之貪酷，又非今世界文字語言所得而寫擬言論者也，悲夫！

乾隆之圓明園已化灰燼，不可憑藉，如近日之崇樓傑閣，巍巍高大之頤和園，問其間一瓦一鏤，何莫非剝括吾漢人之膏脂，以供一賈淫婦那拉氏之笑傲！夫暴秦無道，作阿房宮，天下後世尚稱其不仁，於圓明園何如？於頤和園何如？我同胞不敢道其惡者，是可知滿洲政府專制之極點。

開學堂則曰無錢矣，派學生則曰無錢矣，有絲毫利益於漢人之事，莫不曰無錢矣，無錢矣。乃無端而謁陵修陵，則有錢若干，無端而修宮園，則有錢若干，無端而作萬壽，則有錢若干，同胞乎！盍思之。

「量中華之物力，結友邦之歡心」，是豈非煌煌上諭之言哉。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。割我同胞之土地，搶我同胞之財產，以買其一家一姓五百萬家奴一日之安逸，此割臺灣、膠州之本心，所以感發五中矣。咄咄怪事，我同胞看者！我同胞聽者！

吾讀《揚州十日記》、《嘉定屠城記》，吾讀來盡，吾幾不知流涕之自出也。吾為言以告我同胞曰：揚州十日，嘉定三屠，是又豈當日賊滿人殘戮漢人一州一縣之代表哉？夫二書之記事，不過略舉一二耳，當日既縱焚掠之軍，又嚴剝發之令，賊滿人鐵騎所至，屠條擄掠，必有十倍於二地者也。有一有名之揚州、嘉定，有千百無名之揚州、嘉定，吾憶之，吾惻動於心，吾不忍而又不能不為同胞告也！

《揚州十日記》有云：「初二日，傳府道州縣已置官吏，執安民牌，遍諭百姓，毋得驚懼。又諭各寺院僧人，焚化積屍，而寺院中藏匿婦女，亦復不少，亦有驚餓死者。查焚屍數簿，不過八日，共八十餘萬，其落井投河，閉門焚燬者，不與焉。」

吾人為言以告我同胞曰：賊滿人入關之時，被賊滿人屠殺者，是非我高曾祖之高曾祖乎？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伯叔兄舅乎？被賊滿人姦淫者，是非吾高曾祖之高曾祖之妻之女之姊妹乎？（《揚州十日記》云：「卒常謂人曰：『我輩征高麗，擄婦女數萬人，無一失節者，何堂堂中國，無恥至此！』」讀此言，可知當日好淫之至極）記曰：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」此三尺童子所知之義，故子不能為父兄報仇，以托諸其子，子以托諸孫，孫又以托諸玄來仍。是高曾祖之仇，即吾今父兄之仇也。父兄之仇不報，而猶厚顏以事仇人，日曰言孝弟，吾不知孝弟之果何在也。高曾祖若有靈，必當不瞑目於九原。

中國之有孔子，無人不尊崇為大聖人也。曲阜孔子廟，又人人知為禮樂之邦，教化之地，拜擬不置，如鄧穌之耶路撒冷也。乃賊滿人割膠州於德，而請德人侮毀我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道教之地，生民未有。神聖不可侵犯之孔子之鄉，使神州四萬萬眾，無教化而等倫於野蠻；是誰之罪歟？夫耶穌教新舊相爭。猶不惜流血數百萬人，我中國幾何如？

一般服從之奴隸，有上尊號，崇諡法，尊諡為聖祖仁皇帝、高宗純皇帝者，故在黑暗之時代，所號為令主賢君，及觀《南巡錄》所紀，實則淫擄無賴，鳥獸洪水，汜濫中國。（乾隆飲食黃角峰，讓張家口遞至揚州，三日而至，於此可見其奢侈。）嗟夫！竭數省之民力，以供覺羅玄燁（即康熙）、覺羅弘曆（即乾隆）二民賊之行止，方之隋煬、明武為比例差，吾不知其去幾何？吾曾讀《隋煬豔史》，吾安得其人，再著一康熙、乾隆南遊史，揭其禽獸之行，暴著天下。某氏以法王路易十四比乾隆，吾又不禁拍手不已，喜得其酷肖之神也。

主人之轉賣其奴也，尚問其願不願。今以我之土地送人，並不問之，而私相授受；我同胞亦不與之計之較之。反任之聽之。若臺灣，若香港，若大連灣，若旅順，若膠州，若廣州灣，於未割讓之先，於既割讓之後，從未聞有一紙公文，佈告天下。我同胞其自認為奴乎？吾不得而知之。此滿洲人大忠臣榮祿所以有「與其授家奴，不如贈鄰友」之言也。

牧人之畜牛馬也，牛馬何以受治於人？必曰：「人為萬物之靈，天下只有人治牛馬之理。」今我同胞，受治於賊滿人之胯下，是即牛馬之受治於牧人也。我同胞雖欲不自認為牛馬，而彼實以牛馬視吾。何以言之？有證在。今各州府縣，苟有催租勸捐之告示出，必有「受朝廷數百年養深恩，力圖報效」等語，煌煌然大貼於十字街衢之上，此識字者所知也。夫曰「養養」也，即畜牧之謂也。吾同胞自食其力也，彼滿洲人搶吾之財，攘吾之土，不自認為賊，而猶以牛馬視吾。同胞乎！抑自居乎？抑不自居乎？

滿洲人又有言曰：「二百年食毛踐土，深仁厚澤，決髓淪肌。」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，非賊滿人所得而固有也。夫誰食誰之毛，誰踐誰之土，不待辨別而自知。賊滿人之為此言也，抑反言歟？抑實謂歟？請我同胞自道之。賊滿人入關二百六十年，食吾同胞之毛，踐吾同胞之土，同胞之深仁厚澤，淪其髓，決其肌。吾同胞小便後，滿洲人為我吸餘尿，吾同胞大便後，滿洲人為我舐餘糞，猶不足以報我養深恩於萬一。此言也，不出於我同胞之口，而反出諸於滿洲人之口、喪心病狂，至於此極耶？

山海關外之一片地曰滿州。曰黑龍江，曰吉林，曰盛京，是非賤滿人所謂發祥之地、遊牧之地乎？賊滿人因當竭力保守者也。今乃頓首再拜奉獻於俄羅斯。有人焉，已不能自保，而猶望其保人，其可得乎？有人焉，不愛惜己之物，而猶望其愛惜人之物。其又可得乎？

拖辮髮，著胡服，蹣跚而行於倫敦之市，行人莫不曰：Pigtail（譯言豬尾）、savage（譯言野蠻）者，何為哉？又蹣跚而行於東京之市，行人莫不曰：蹣跚浦子（譯音拖尾奴才）者，何為哉？嗟夫！漢官威儀，掃地殆盡，唐製衣冠，蕩然無存。受播吾所衣之衣，所頂之髮，吾側痛於心；吾見迎春時之春官衣飾，吾側痛於心；吾見出殯時之孝子衣飾，吾側痛於心；吾見官吏出行時，荷刀之紅綠衣、喝道之皂隸，吾側痛於心。辮髮乎，胡服乎，開氣袍乎，花翎乎，紅頂乎，朝珠乎，為我中國文物之冠裳乎？抑打牲遊牧賊滿人之惡衣服乎？我同胞自認！

賊滿人入關所下剃頭之令，其略曰：

「向來剃頭之制不急。姑聽自便者，欲俟天下大定，始行此事。聯已籌之熟矣。君猶父也，臣猶子也，父子一體，豈可違異。若不歸一，不見為異國人乎？自今佈告之後，京城限旬日，直隸各省地方，自部文到日，並限旬日，盡行剃頭，若惜髮爭辯，決不輕貸。」嗚呼！此固我是漢人種，為牛為馬，為奴為隸，拋漢、唐之衣冠，去父母之髮膚，以服從滿洲人之一大紀念碑也。同胞！同胞！吾願我同胞，日日一讀之！

娼妓之於人也，人盡可以為夫，皆為博纏頭計也。我之為賊滿人順民，賊滿人臣妾，從未見益我以多金。即有入其利祿誘導之中，登至尚書、總督之位，要皆以同胞括蝕同胞，而賊滿人仍一毛不拔自若也。嗚呼！我同胞何娼妓之不若！

吾同胞今日之所謂朝廷，所謂政府，所謂皇帝者，即吾疇昔之所謂曰夷、曰蠻、曰戎、曰狄、曰匈奴、曰韃靼；其部落居於山海關之外，本與我黃帝神明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。其土則穢壤，其人則種，其心則獸心，其俗則褻俗，其文字不與我同，其語言不與我同，其衣服不與我同，逞其兇殘淫殺之威，乘我中國流寇之亂。闖入中原，盤據上方，驅策漢人。以坐食其福。故禍至則漢人受之，福至則滿人享之。太平天國之立（一作亡）也，以漢攻漢，山屍海血，所保者滿人。甲午戰爭之起也，以漢攻倭，償款二百兆，割地一行省，所保者滿人。「團匪」之亂也，以漢攻洋，流血京、津。所保者滿人。故今日強也，亦滿人強耳，於我漢人無與焉；故今日富也，亦滿人富耳。於我漢人無與焉。同胞！同胞！毋引為己類！賊滿人剛毅之言曰：「漢人強，滿人亡」彼族之明此理久矣，願我同胞當蹈其言，毋食其言。

以言夫滿洲人之對待我者固如此，以言夫我同胞之受害也又如彼，同胞！同胞！知所感乎？知所擇乎？犬羊鬻骨，猶嫌鯁喉，我同胞受此種種不平之感，殆有若銅駝石馬者焉，然而賊滿人之奴隸我者，尚不止此，吾心之所欲言者，而口不能達之，口之所能言者，而筆不能宣之。今召發一誓言以告人曰：有舉滿人對待我同胞之問題，以難於吾者，否能雜搜博引，細說詳辯，揭其隱衷微意，以著於天下。吾但願我身化為恆河沙數，一一身中出一舌，一一舌中發一音，以演說賊滿人驅策我、屠殺我、姦淫我、籠絡我、虐待我之慘狀於我同胞前。吾但願我身化為無量恆河沙數名優巨伶，以演出踐滿人驅策我、屠殺我、姦淫我、籠絡我、虐待我之活劇於我同胞前。

且夫我中國固具有囊括宇內，震耀全球，撫視萬國，凌轅五洲之資格者也。有二千萬方里之土地，有四百兆靈明之國民，有五千餘年之歷史，有二帝三王之政治。且也地處溫帶，人性聰明，物產豐饒，江河源富，地球各國所無者，我中國獨擅其有；倘使不受弩爾哈齊、皇太極、福臨諸惡賊之蹂躪，早脫滿洲人之羈縛，吾恐英吉利也，俄羅斯也，德意志也，法蘭西也。今日之張牙舞爪，以蠶食瓜分於我者，亦將逆氣斂息，以憚我之威權，惕我之勢力。吾恐印度也，波蘭也，埃及也，土耳其也，亡之滅之者，不在英、俄諸國，而在我中國，亦題中應有之目耳。今乃不出於此。而為地球上數重之奴隸，使不得等倫於印度紅巾（上海用印度人為巡捕）、非洲黑奴，吁！可慘也！夫亦大可醜也！夫亦大可恥也！嗚呼！滅六國者，國也，非秦也；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滿洲人亡我乎？抑我自亡乎？古人曰：「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」昨日之中國，譬猶昨日死，今日之中國，譬猶今日生。過此以往，其光復中國乎？其為數重奴隸乎？天下事不興則亡，不進則退，不自立則自殺，徘徊中立，萬無能存於世界之理，我同胞速擇焉。我同胞處今之世，立今之日，內受滿洲之壓制，外受列國之驅迫，內患外侮，兩相刺激，十年滅國，百年滅種，其信然夫。然達人有言曰：「欲禦外侮，先清內患。」如是如是，則賊滿人為我同胞之公敵，為我同胞之公仇，二百六十餘年之奴隸猶能脫，數十年之奴隸勿論已。吾今與同胞約曰：「張九世復仇之義，作十年血戰之期，磨吾刃，建吾旗，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，以驅除凌辱我之賊滿人，壓制我之賊滿人，屠殺我之賊滿人，好淫我之賊滿人，以恢復我聲明文物之祖國，以收回我天賦之權利，以挽回我有生以來之自由，以購取人人平等之幸福。」

嘻吁嘻！我中國其革命！我中國其革命！法人三次，美洲七年，是故中國革命亦革命，不革命亦革命，吾願日日執鞭以從我同胞革命，吾祝我同胞革命。

「忍令上國衣冠，淪於夷狄；相率中原豪傑，還我河山！」
我同胞其有是志也夫！

第三章：革命之教育

有野蠻之革命，有文明之革命。

野蠻之革命，有破壞，無建設，橫暴恣睢，適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，如庚子之義和團，意大利之加坡拿裏，為國民增禍亂。

文明之革命。有破壞，有建設。為建設而破壞，為國民購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一切權利；為國民增幸福。

革命者，國民之天職也；其根底源於國民，因於國民，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。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？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，吾儕得而掃除之，以復我天賦之權利。是則革命者、除禍害而求幸福者也。為除禍害而求幸福，此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。為除禍害而求幸福，則是為文明之革命，此更吾同胞所當頂禮膜拜者也。

欲大建設，必先破壞，欲大破壞，必先建設，此千古不易之定論。吾儕今日所行之革命，為建設而破壞之革命也。雖然，欲行破壞，必先有以建設之。善夫意大利建國豪傑瑪志尼之言曰：「革命與教育並行。」吾於是鳴於我同胞曰：「革命之教育。」更譯之曰：「革命之前，須有教育，革命之後，須有教育。」

今日之中國，實無教育之中國也，吾不忍執社會上種種可醜、可賤、可厭嫌之狀態，以出於筆下。吾但諡之曰：「五官不具，四肢不全，人格不完。」吾聞法國未革命以前，其教育與鄰邦等。美國未革命以前，其教育與英人等，此興國之往跡，為中國所未夢見也。吾聞印度之亡也，其無教育與中國等，猶太之滅也，其無教育與中國等，此亡國之往跡，我國擅其有也。不寧惟是：十三洲之獨立，德意志之聯邦，意大利之統一，試讀其革命時代之歷史，所以鼓舞民氣，宣戰君主，推倒母國，誅殺貴族，倡言自由，力尊自治，內修戰事，外抗強鄰。上自議院憲法，下至地方制度，往往於兵連禍結之時，舉國糜爛之日，建立宏猷，體國經野，以為人極。一時所謂革命之健兒，建國之豪傑，流血之鉅子，其道德，其智識，其學術，均具有振衣崑崙頂，濯足太平洋之慨焉。吾崇拜之，吾傾慕之，吾究其所以致此之原因。要不外乎教育耳。若華盛頓，若拿破崙，此地球人種所推尊為大豪傑者也，然一華盛頓，一拿破崙倡之，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、拿破崙之和，一華盛頓何如？一拿破崙何如？其有愈於華、拿二人之才之識之學者又何如？有有名之英雄，有無名之英雄，華、拿者，不過其時拋頭顱熱血無名無量之華、拿之代表耳！今日之中國，固非一華盛頓、一拿破崙所克有濟也，然必須製造無量無名之華盛頓、拿破崙，其庶乎有濟。吾見有愛國憂時之志士，平居深念，自尊為華、拿者，若而人其才識之愈於華。拿與否，吾不敢知之、吾但以

有名之英雄尊之。而此無量無名之英雄，則歸諸冥冥之中、甲以尊諸乙，乙又以尊諸丙，嗚呼，不能得其主名者也。今專標斯義，相約數事，以與我同胞共勉之。

一、當知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也。中國之一塊土，為我始祖黃帝所遺傳，子子孫孫，綿綿延延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衣食於斯，當共守而如替。有異種賤族，染指於我中國，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，吾同胞當不惜生命，共逐之以復我權利。

二、人人當知平等自由之大義。有生之初，無人不自由，即無人不平等，初無所謂君也。所謂臣也。若堯、舜，若禹、稷，其能盡義務於同胞，開莫大之利益，以孝敬於同胞，故吾同胞視之為代表，尊之為君，實不過一團體之頭領耳。而平等自由也自若。後世之人，不知此意，一任無數之民賊、獨夫、大冠、巨盜，舉眾人所有而獨有之，以為一家一姓之私產，而自尊曰君，曰皇帝，使天下之人無一平等，無一自由，甚至使成吉思汗、覺羅福臨等，以游牧賤族，入主我中國，以羞我始祖黃帝於九原，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。當共逐君臨我之異種，殺盡專制我之君主，以復我天賦之人權。以立於性天智日之下，以與我同胞熙熙攘攘，游幸於平等自由城郭之中。

三、當有政治法律之觀念。政治者，一國辦事之總機關也，非一二人所得有之事也。譬如機器，各機之能運動，要在一總樞紐，倘使餘機有損，則樞紐不靈。人民之於政治，亦猶是也。然人民無政治上之觀念，則滅亡隨之；鑒於印度，鑒於波蘭，鑒於已亡之國罔不然。法律者，所以範圍我同胞，使之無過失耳。昔有曰：「野蠻人無自由。」野蠻人何以無自由？無法律之謂耳。我能殺人，人亦能殺我，是兩不自由也。條頓人之自治力，駕於他種人者何？有法律亡觀念故耳。由斯三義，更生四種：

- 一曰養成上天下地，惟我獨尊，獨立不羈之精神。
- 一曰養成冒險進取，赴湯蹈火，樂死不辟之氣慨。
- 一曰養成相親相愛。愛群敬己，盡瘁義務之公德。
- 一曰養成個人自治，團體自治，以進人格之人群。

第六章：革命獨立之大義

與貴族重大之權利，害人民營業之生活，擅加租賦，脅征公債，重抽航稅，此英國議院所以不服查理王而倡革命之原因也。濫用名器，致貴賤貧富之格。大相懸殊，既失保民之道，而又賦斂無度，此法國志士仁人所以不辭暴舉逆亂之名，而出於革命之原因也。重征茶課，橫加印稅，不待立法院之承允，而駐兵民間，此美人所以抗論於英人之前。遂以亞美利加之義旗，飄揚於般崙刺山，而大倡革命至成獨立之原因也。吾不惜再三重申詳言曰：「內為滿洲人之奴隸，受滿洲人之暴虐，外受列國人之刺擊，為數重之奴隸，將有亡種殄種之難者，此吾黃帝神明之漢種，今日倡革命獨立之原因也。」

自格致學日明，而天子神授為皇帝之邪說可滅。自世界文明日開，而專制政體一人奄有天下之制可倒。自人智日聰明，而人人皆得有天賦之權利可享。今日，今日，我皇漢人民，永脫滿洲之羈絆，盡復所失之權利，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，蓋欲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，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獨立之權。嗟予小子！無學頑陋，不足以言革命獨立之大義。兢兢業業，謹模擬美國革命獨立之義，約為數事，再拜頓首，獻於我最敬最親愛之皇漢人種四萬萬同胞前，以備採行焉，如左：

1. 中國為中國人之中國。我同胞皆須自認自己的漢種中國人之中國。
2. 不許異種人沾染我中國絲毫權利。
3. 所有服從滿洲人之義務一律取消。
4. 先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。
5. 驅逐住居中國中之滿洲人，或殺以報仇。
6. 株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，以做萬世不復有專制之君主。
7. 對敵干預我中國革命獨立之外國及本國人。
8. 建立中央政府，為全國辦事之總機關。
9. 區分省分，於各省中投票公舉一總議員，由各省總議員中投票公舉一人為暫行大總統，為全國之代表人，又舉一人為副總統，各府州縣，又舉議員若干。
10. 全國無論男女，皆為國民。
11. 全國男子有軍國民之義務。
12. 人人有承擔國稅之義務。
13. 全國當致忠於此所新建國家之義務。
14. 凡為國人，男女一律平等，無上下貴賤之分。
15. 各人不可奪之權利，皆由天授。
16. 生命，自由，及一切利益之事，皆屬天賦之權利。
17. 不得侵人自由，如言論、思想、出版等事。
18. 各人權利必要保護。須經人民公許，建設政府，而各假以權，專掌保護人民權利之事。
19. 無論何時，政府所為，有干犯人民權利之事，人民即可革命，推倒舊日政府，而求遂其安全康樂之心。迨其既得安全康樂之後，經承公認，整頓權利，更立新政府，亦為人民應有之權利。若建立政府之後，少有不洽眾望，即欲群起革命，朝更夕改，如奕棋之不定，因非新建國家之道。天下事不能無弊，要能以平和為貴，使其弊不致大害人民，則與其顛覆昔日之政府，而求伸其權利，毋寧平和之為愈。然政府之中，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繼放行，舉一國人民，悉措諸專制政體之下，則人民起而顛覆之，更立新政，以求遂其保全權利之心，豈非人民至大之權利，且為人民自重之義務哉？我中國人之忍苦受困，已至是而極矣。今既革命獨立，而猶為專制政體所苦，則萬萬不得甘心者矣，此所以不得不變昔日之政體也。
20. 定名中華共和國（清為一朝名號，支那為外人呼我之詞）。
21. 中華共和國，為自由獨立之國。
22. 自由獨立國中，所有宣戰、議和、訂盟、通商，及獨立國一切應為之事，俱有十分權利與各大國平等。

23. 立憲法，悉照美國憲法，參照中國性質立定。
24. 自治之法律，悉照美國自治法律。
25. 凡關全體個人之事，及交涉之事，及設官分職，國家上之事，悉准美國辦理。

皇天后土，實共鑒之！

第七章

我皇漢民族四萬萬男女同胞，老年、晚年、中年、壯年、少年、幼年，其革命，其以此革命為人人應有之義務，其以此革命為日日不可缺之飲食。爾毋自暴！爾毋自棄！爾之土地，占亞洲三分之二，爾之同胞，有地球五分之一，爾之茶供世界億萬眾之飲料而有餘，爾之煤供全世界二千年之燃料亦無不足。爾有黃禍之先兆，爾有神族之勢力。爾有政治，爾自司之；爾有法律，爾自守之；爾有實業，爾自理之；爾有軍備，爾自整之；爾有土地，爾自保之；爾有無窮無盡之富源，爾須自運用之。爾實具有完全不缺的革命獨立之資格，爾其率四萬萬同胞之國民，為同胞請命，為祖國請命。擲爾頭顱，暴爾肝腦，與爾之世仇滿洲人，與爾之公敵愛新覺羅氏，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中；然後再掃蕩於涉爾主權之外來惡魔，爾國歷史之污點可洗，爾祖國之名譽飛揚。爾之獨立旗，已高標於雲霄；爾之自由鐘，已哄哄於禹域；爾之獨立廳，已雄鎮於中央；爾之紀念碑，已高聳於高岡；爾之自由神已左手指天、右手指地，為爾而出現。嗟夫！天清地白，霹靂一聲，驚數千年之睡獅而起舞，是在革命，是在獨立。

皇漢人種革命獨立萬歲！

中華共和國萬歲！

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！

猛回頭

陳天華

光緒二十九年

1903 年

大地沈淪幾百秋，烽煙滾滾血橫流。

傷心細數當時事，同種何人雪恥仇！

俺家中華滅後二百餘年，一個亡國民是也。幼年也曾習得一點奴隸學問，想望做一個奴隸官兒。不料海禁大開，風雲益急，來了什麼英吉利、法蘭西、俄羅斯、德意志，到我們中國通商，不上五十年，弄得中國民窮財盡。這還罷了，他們又時時的興兵動馬，來犯我邦。他們連戰連勝，我們屢戰屢敗，日本佔了臺灣，俄國佔了旅順，英國佔了威海，法國佔了廣州灣，德國佔了膠州，把我們十八省都畫在那各國的勢力圈內，絲毫也不准我們自由。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僕一般，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。又有那一班傳教的教士，如狼似虎，一點兒待他不好，遂辦起教案來，要怎麼樣就怎麼樣。我中國雖說未曾瓜分，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！那時我們漢人中有一班志士，看見時勢不好，熱心的變法，只想把這國勢救轉來。那裏曉得這滿洲的政府，說出甚麼「漢人強滿人亡」的話兒，不要我們漢人自己變法，把轟轟烈烈為國流血的大豪傑譚嗣同六個人一齊斬了；其餘殺的殺，走的走，弄得乾乾淨淨。不上兩年工夫，出了一個義和團。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的，卻有幾件大大的不好處。不操切實本領，靠著那邪術。這邪術乃是小說中一段假故事，那裏靠得住！所以撞著洋人，白白的送了性命。兼且不分別好醜，把各國一齊都得罪了，不知各國內也有與我們有仇的，也有與我們無仇的，不分別出來，我們一國那裏敵得許多國住！我們雖然恨洋人得很，也只好做應敵的兵，斷不能無故挑釁。說到那圍攻公使館，燒燬天主堂，尤為無識。自古道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」。我無故殺他的使臣，這是使他有話說了。我們要殺洋人，當殺那千軍萬馬的洋人，不要殺那一二無用的洋人。若他們的軍馬來，你就怕他，他們的商人教士，你就要殺害他，這是俗話所謂「謀孤客」，怎麼算得威武呢！義和團不懂這個道理，所以弄出天大的禍來，把我們中國害得上不上、下不下。義和團真真是我們中國的罪人了！當時那一班頑固的大臣，滿懷私意，利用義和團。等到八國興兵問罪，束手無策，棄了北京，逃往陝西，不顧百姓的死活。可憐北京一帶，被八國殺得屍體遍野，血流成河，足足殺了數百萬。俄國乘勢佔了東三省，無故的把六千人趕入黑龍江。列位，你道好慘不好慘！可惜這無恥無能的中國人，大家扯了八國順民旗，迎接八國的兵馬進城。還有那喪盡天良的，引八國的人姦淫擄掠，無所不至。咱家說到此處，喉嚨也硬了，說也說不出來，只恨我無權無力，不能將這等自殘同種的混帳忘八蛋千刀萬段，這真真是我的恨事了！列位，你道各國佔了北京，怎麼不就把這中國實行瓜分了？不曉得各國像貌不同，言語不通，兼且離我中國很遠，那裏有許多鎮服我們！不如留著這滿洲的政府代他管領，他又管領這滿洲的政府。漢人做滿洲的奴隸，是做慣了的，自然安然無事，我們是奴隸的奴隸，各國是主人家的主人家，何等便當！豈不比這實行瓜分，要自己費力的好得多嗎？果然這滿洲的政府感激各國了不得，從前賠款數次，差不多上十萬萬了，此次賠各國的款，連本帶息，又是十萬萬，我們就是賣兒賣女也是出不起來的。又自己把沿海的礮臺削了；本國的軍營，請各國來練；本國的礦產，讓各國來開；本國的鐵路，聽各國來修；還有那生殺用人的權柄，都聽各國指揮。列位，你看滿洲的政府，只圖苟全一己，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，件件依了洋人的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！我們若不依他的，他就加以違旨的罪，興兵剿洗，比草芥也比不上。十八省中愁雲黯黯，怨氣騰霄，賽過十八層地獄。他又見從前守舊的惹出禍來，纔敷衍行了一切新政，不過是掩飾人的耳目。他且莫講，京城修一個大學堂，要費三十萬銀子，政府說費用大了，至今未修；皇太后復修頤和園數千萬銀子也辦出來了，每年辦陵差動輒數百萬，亦是有的，獨有這三十萬難道說尋不出呢？我們百姓家裏要一個錢買水吃也沒有，去年榮祿嫁女，他的門房得門包三十二萬。這銀子是那裏來的？都是那貪官剝削我們的脂膏，獻與榮祿的。榮祿之外，還有那太監李連英，皇太后最信用他，最相好的，他的家財比榮祿多了十倍。當今的官府，多半是他的門生小門生。列位，你看這個情形，中國還保得住呢？到了今年俄國就要把東三省實歸他有了；法國也要這廣西省。中國若准了他兩國，這英國少不得就要長江七省，德國少不得就要山東、河南，日本少不得就要福建、浙江，還有那一塊是我們的？我想這政府是送土地送熟了的，不久就是拱手奉納。我們到了那個時節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還有什麼好處呢？咱家想到此際，把做官的念頭丟了，只想把我們的同種救出苦海。無奈我們的同

胞沈迷不醒，依然歌舞太平，大家自私自利，全無一點團結力。眞眞是「火燒到眉毛尖子上，尚不知痛」。好歎呀！咱家閑下無事，編成了幾句粗話，叫做《猛回頭》。列位若不厭煩，聽咱家唱來消消閒好麼？

拿鼓板，坐長街，高聲大唱；尊一聲，衆同胞，細聽端詳：
我中華，原是個，有名大國；不比那，彈丸地，僻處偏方。
論方里，四千萬，五洲無比；論人口，四萬萬，世界誰當？
論物產，眞個是，取之不盡；論才智，也不讓，東西兩洋。
看起來，那一件，比人不上；照常理，就應該，獨稱霸王。
爲甚麼，到今日，奄奄將絕；割了地，賠了款，就要滅亡？
這原因，眞眞是，一言難盡；待咱們，細細數，共做商量。
五千年，俺漢人，開基始祖；名黃帝，自西北，一統中央。
夏商周，和秦漢，一姓傳下；並沒有，異種人，來做帝皇。
這是我，祖宗們，傳留家法；俺子孫，自應該，永遠不忘。
可惜的，骨肉間，自相殘殺；惹進了，外邦人，雪上加霜。
到晉朝，那五胡，異常猖獗；無非是，俺同種，引虎進狼。
自從此，分南北，神州擾亂；到唐朝，裁平定，暫息刀鎗。
到五季，又是個，外強中弱；俺同胞，遭殺戮，好不心傷！
宋太祖，坐中原，無才無德；復燕雲，這小事，尚說不遑。
難怪他，子孫們，懦弱不振；稱臣姪，納貢品，習以爲常。
那徽宗，和欽宗，爲金捉去；只岳飛，打死仗，敵住虎狼。
朱仙鎮，殺得金，片甲不返；可恨那，秦檜賊，暗地中傷。
自此後，俺漢人，別無健將；任憑他，屠割我，如豕如羊。
元鞑子，比金賊，更加兇狠；先滅金，後滅宋，鋒不可當。
殺漢人，不計數，好比瓜果；有一件，俺說起，就要斷腸。
攻常州，將人膏，燃做燈亮；這殘忍，想一想，好不淒涼。
豈非是，異種人，原無惻隱；俺同胞，把仇讐，認做君王。
想當日，那金元，人數極少；合計算，數十萬，有甚高強！
俺漢人，百敵一，都還有剩；爲什麼，寡勝衆，反易天常？
只緣我，不曉得，種族主義；爲他人，殺同胞，喪盡天良。
他們來，全不要，自己費力；只要我，中國人，自相殘傷。
這滿洲，滅我國，就是此策；吳三桂，孔有德，爲虎作倀。
那清初，所殺的，何止千萬；那一個，不是我，自倒門牆！

列位！你看中國數千年來，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，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；只有外國人到中國做皇帝，斷沒有中國人往外國做皇帝的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因中國地方大得很，人口多得很，大了就不相往來，多了就難於親熱。又不曉得是一個祖宗發出來的，把做別人相看。太平久了，沒有禍患來逼迫他，自然是游手好閒，不習武藝。外國地方既小，人口又少，所以最相親愛，合數十萬人爲一個人。他們又沒有別項出息，全靠著遊獵擄掠爲生，把武藝做性命，人人都操得好，一可敵十，以攻我這一人是一人，全無氣力的中國人，怎麼不有勝無敗！況且又有我這忘著自己本族的人，替他盡死，怎麼不就做了中國的皇帝呢？從前做中國皇帝的，雖然朝代屢易，總是我漢人，總是我黃帝的子孫，只可稱之爲換朝，算不得滅國。惟有元鞑子滅了中國，後來賴有朱太組恢復轉來了。於今這滿洲滅了我中國，難道說我們這些人就不想恢復了嗎？

俺漢人，想興復，倒說造反；便有這，無恥的，替他勤王。

列位，你道這造反二字，怎麼樣講的？他強佔了我們的國，我們自己想恢復起來，是正堂堂的道理，有甚麼造反！好比那人家有一份產業，被強盜霸去了，到後來這人家的子孫長大了，想要報這個仇，把從前的產業爭轉來，也可說他是不應該的嗎？那人家的子孫，若是有一半倒要幫這個強盜，把自己的親兄弟殺害了，到那強盜處討功，這還算得一個人呢？列位，你看這勤王黨，豈不是與這個人殺害自己的親兄弟，到那強盜處討功的一樣嗎？列位，列位，這都忍得，還有那一件忍不得的呢！

還有那，讀書人，動言忠孝；全不曉，忠孝字，眞理大綱。
是聖賢，應忠國，怎忠外姓？分明是，殘同種，滅喪綱常。
轉瞬間，西洋人，來做皇帝；這班人，少不得，又喊聖皇。
想起來，好傷心，有淚莫灑；這奴種，到何日，始能盡亡？
還有那，假維新，主張立憲；略畛域，講服重，胡漢一堂。
這議論，都是箇，隔靴撾癢；當時事，全不道，好像顛狂。
儻若是，現政府，勵精圖治；保得住，俺漢種，不遭凶殃。
俺漢人，就吞聲，隸他宇下；納血稅，做奴僕，也自無妨。
怎奈他，把國事，全然不理；滿朝中，除媚外，別無他長。
俺漢人，再靠他，眞不得了！好像那，四萬萬，捆入法場。
俄羅斯，自北方，包我三面；英吉利，假通商，毒計中藏。
法蘭西，占廣州，窺伺黔桂；德意志，膠州領，虎視東方。
新日本，取臺灣，再圖福建；美利堅，也想要，割土分疆。
這中國，那一點，我還有分？這朝廷，原是個，名存實亡。
替洋人，做一個，守土官長；壓制我，衆漢人，拱手降洋。

列位，你道現在的朝廷，仍是滿洲的嗎？多久是洋人的了。列位！若還不信，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，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號令？我們分明是拒洋人，他不說我們與洋人做對，反說與現在的朝廷做對，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的殺了。列位，我們尚不把這個道理想清，事事依朝廷的，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，多久做了，尚不知信。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，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，也不該違拒麼？

俺漢人，自應該，想個計策；爲甚麼，到死地，不慌不忙？
痛只痛，甲午年，打下敗陣；痛只痛，庚子年，慘遭殺傷。
痛只痛，割去地，萬古不返；痛只痛，所賠款，永世難償。
痛只痛，東三省，又將割獻；痛只痛，法國兵，又到南方。
痛只痛，因通商，民窮財盡；痛只痛，失礦權，莫保糟糠。
痛只痛，辦教案，人命如草；痛只痛，修鐵路，人扼我吭。
痛只痛，在租界，時遭凌踐；痛只痛，出外洋，日苦深湯。

列位！你看洋人到了中國，任是什麼下等人，我們官府都要把做上司相看。租界雖然租了，仍是我的地方；那裏曉得到了租界內，中國人比禽獸也比不上，一點兒不到，任是甚麼大官，都要送到工部局治罪。守街的巡捕，比那虎狼還兇些。中國人打死外國人，一個人要完十個人的命，還要革許多的官員，裁能結案；外國人打死中國人，他就送往本國去了，中國的官府，半句話也講不得。上海的西洋人，有一個花園上貼一張字：「只有狗與支那人，不准進入！」中國人當狗都當不得了！南洋羣島一帶，以及美洲、澳洲，中國有二三萬萬人，在那裏做苦工營生，那洋人異常妒忌，每人上岸就要抽五十圓的稅，每年還有種種的稅，少不如他們的意，他就任意打死。有一個地方，號做檀香山，有中國萬多人的街，病死一個婦人，也是常事，那洋人說是疫死的，怕傳染他們外國人，就放火把這街全行燒了。這街的人不敢做聲，大家都到那河邊樹下居住。列位，你道傷心不傷心！那洋人看見中國的人，仍來他國不止，又想一個法子：上岸的時候，不能寫五十個洋字的，不准上岸；把五十圓的身稅，加至五百圓。其餘的辣手段，都高漲了，差不多中國人不能有一個配出洋的。這一條苦生路，都將沒有，還有別項生路嗎？中國尚未爲洋人所瓜分，已到這個情形，等到他們瓜分中國之後，他還准我們有一碗飯吃嗎？

怕只怕，做印度，廣土不保；怕只怕，做安南，中興無望。

列位！你道印度這大的地方，怎麼滅的？說來真是好笑。三百年前，英國有幾個商人，集十二萬小小的公司，到印度通商，不上百年，這公司的資本就大了。到乾隆年間，這公司的一個書記，叫做克雷飛的，生得有文武全才，他就招印度人爲兵，就印度地方籌餉，把印度各國全行滅了，歸他公司管轄。列位，你道希罕得很罷？這印度是出佛菩薩的國，其地方比中國小不得幾多，其人口也有中國四分之三，爲什麼被英國一公司所滅？不曉得是印度人自己滅的，全不要英國費力，怎麼怪得英國！我們中國人，和這印度人好像是一槽水衝出來的。英國在我國的勢力，比當初在印度大得多。列位！試想一想，我們今日罵印度人，恐怕印度人就要罵我了。安南是越南國，從前是進貢我中國的，和雲南、廣西隔界，有中國三省地方之大，光緒十年，爲法國所滅。這安南國王仍有個皇帝的空號，只沒有權柄，受氣不過，悔恨而死。臨死的時候，叫道：「歐洲人惹不得。」嗚呼！晚了！

怕只怕，做波蘭，飄零異域；怕只怕，做猶太，沒有家鄉！

列位！道這波蘭是一個什麼國？數百年前，他也是歐洲一個最著名的大國；後來內政不修，貴族當權，上下隔絕，遂爲那俄羅斯、德意志、奧大利三國瓜分了。俄羅斯所得的地方更大，那暴虐的政府，真是筆不能述。波蘭的人民，受虐不過，共起義兵，恰好有了基礎，那貪生怕死的貴族，甘心做外族的奴隸，替俄人殺戮同胞。正如我國太平王起義兵，偏偏有這湘軍替滿洲平定禍亂。那俄人得此勢力，遂乘勢把波蘭人殺死大半，其餘殺不盡的，不准用波蘭的語言和波蘭的文字，波蘭的教門，一切都要用俄羅斯的。四處有俄羅斯的警察兵，波蘭人一言一動，都不能自由。又把這貴族富戶以及讀書的人，都用囚籠囚了，送往那年有雪的西伯利亞，共數三萬，每一隊有兵一隊押送。起程之際，各人都捨不得自己的安樂家鄉，抱頭大哭，天昏地暗，就使鐵石人聽了，也應弔下淚來。獨有這如狼似虎的兵卒，不管你捨得捨不得，不行的用鞭子抽，頃刻間，血肉橫飛，死了無數。有一個婦人抱著孩子啼哭，那兵卒從懷中搶去，擲出數丈之外，那孩子口含饅頭，遂跌死了。那婦人心如刀割，亦就搶死在地。一路之上，風餐露宿，忍饑受打，足足行了數月，方到彼處，已只救得三分之一。滿目荒涼，悽慘萬狀；迴想前日的繁華，真如隔世，都是夢也做不到的。那波蘭人到此地步，思想早知如此，何不同那國民軍共殺異族，縱然戰死疆場，也落得個乾乾淨淨，何至如此受苦，真個悔之無及。列位！這豈非是波蘭人自作自受嗎？若猶太國更與波蘭不同，是數千年前一個名國，那耶蘇即生在這個地方。其人最是聰明，文章技藝，件件俱精，尤善行商。只因行爲卑鄙，沒有政治思想，張三來也奉他做皇帝，李四來也奉他做君王。誰曉得各國只要土地，不要人口，把猶太人逐出在外，不准在本地居留。可憐猶太人東奔西竄，無家可歸，縱有萬貫家財，也是別人的，即具絕頂才學，也無用處。各國都見他是一個無國的人，不把做個人相看，任意欺凌。今年俄羅斯有一個地方，住有數千猶太人，素安本分，近日俄人失掉了一個小孩子，哄傳是猶太人殺了祭神，聚集多人，把猶太人的房屋放火燒了。猶太人也有自投河的，也有自弔梁的，其餘的被俄人或砍其手，或斷其足，或把身體支分節剖。又將小兒擲在空中，用刀承接，種種殘虐，慘無天日。那俄國的官府，不但不能禁，反贊道應該如此；俄國的紳士以及傳教士，都坐馬車往觀，以爲笑樂。列位！試想一想，人到沒有國的田地，就是這個模樣！那一國不是俄羅斯？那一個不是猶太人？好嘆呀！好怕呀！

怕只怕，做非洲，永爲牛馬；怕只怕，做南洋，服事犬羊。

列位呵，莫道中國地是很大，人是很多，任從洋人怎麼樣狠，終不能瓜分中國。這非洲也就不小了，天下五大洲，亞細亞洲最大，第二就是非洲，人口也有二萬萬，只蠢如鹿豕，全不講求學問，歐洲各國，遂漸漸把他的地方瓜分了。又將人口擄回，叫他做最粗的工，好比牛馬一樣。西洋人看待此處的人，如草芥一般，享福的是西洋人，受苦的是此處人。這是何故？都緣其人概不讀書，愚蠢極了，所以受制於人。你看中國的人，有本領有知識的有幾個？就是號稱讀書的人，除了「且夫」「若曰」幾個字外，還曉得什麼？那歐美各國以及日本，每人到了六歲，無論男女都要進學堂，所學的，無非是天文、輿地、倫理、化學、物理、算學、圖畫、音樂，一切有用的學問，習了十餘年。還有那陸軍、海軍、文科、農科、醫科、師範各種專門學問。他的極下等人，其學問勝過我國的翰林進士。所以他造一個輪船，我只能當他的水手；他立一個機器廠，我只能當他的粗工；他們安坐而得大利，我們勞動而難餬口。此時大家尚不送子弟講求切實的學問，等到洋人瓜分了中國，一定是不要我們學他的，恐怕是求爲牛馬都不可得了！

怕只怕，做澳洲，要把種滅；怕只怕，做苗疆，日見消亡。

列位！你道於今滅國，仍是從前一樣嗎？從前滅國，不過是把那國的帝王換了坐位，於民間仍是無損。於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，滅國的名詞叫做「民族帝國主義」。這民族帝國怎麼講的？因其國的人數太多，本地不能安插，撞著某國的人民本領抵當他不住的，他就乘勢佔了。久而久之，必將其人滅盡，他方可全得一塊地方。非是歸服於他，就可無事，這一國的人種不滅盡，總不放手。那滅種的法子，也是不一：或先假通商，把你國的財源如海關等一手攬住，這國的人，漸漸窮了，不能娶妻生子，其種自然是要滅；或先將利債借與

你國，子息積多，其國永遠不能還清，拱手歸其掌握；或修鐵路於你國中，全國死命皆制在他手；或將你國的鑛產盡行霸佔，本國的人倒沒有份。且西洋人凡滅了一國，不准你的國人學習政治、法律、軍事，只准學些最粗淺的工藝，初則以為牛馬，終則草芥不如。其尤毒者，則使其國的人自相殘殺。那澳洲的土人兇悍不過，英國雖佔領此處，也無法可治；最後乃想一個絕好的妙計，土人之中，有自將同類殺害來獻者，每一頭賞銀五角。那土人為著五角銀子，紛紛相殺，這人殺了那人，其頭又被他人取去。不上幾十年的工夫，其人遂沒有種了，銀子絲毫仍歸英人。列位，你看我們中國的人，為著每月一二兩餉銀，便甘心為異族殺害同種，豈不與這澳洲的土人一樣嗎？那西洋人滅人國的法子，那一條沒有向中國用過呢？就使不瓜分我們中國，但如此行去，不上百年，我們中國也沒有種了。這是何故？你看自通商以來，我們中國的人，不是日窮一日麼？每年因通商要送他四五千萬銀子，洋煙一項，又要送他無數萬，中國就是金山也要用盡。況且近來又添出五六千萬兩的賠款，那裏有這項大款呢？記得我前年在本省省城居住，市上生意尚為繁盛，新年度歲，熱鬧非常；到了去年因要出這項賠款，倒了多少錢號；及至今年新正冷淡多了。僅只一年，已是如此，再過二三十年後，可想得嗎？洋人在中國的輪船鐵路，日多一日，那靠著攜船挑擔為生者，再有路嗎？洋人在中國的機器織布等局，愈推愈廣，那靠著手藝紡織為生者，再用得著嗎？這輪船、鐵路、機器織布，最能富國，無奈中國的人，自己不做，甘心送與洋人做，豈非是自尋死路嗎？中國的鑛產，隨便一省，足敵歐洲一國，也都送與洋人，還有那裏可生活呢？洋人得了中國的錢，就來制中國的命，英國施於澳洲的手段，又施之於中國。俄國在東三省，英國在威海衛，德國在膠州，法國在廣州灣，即招中國人為兵，與中國開起戰來，把此等的兵當做先鋒。將來各國瓜分中國之後，又不能相安無事，彼此仍要相爭。此國驅這省的人，彼國驅那省的人，彼此死的都是中國的人，洋人不過在後做一個指揮官，勝了敗了，都與他無涉。各國戰爭沒有休止，中國人的死期，也沒有休止。等到中國人殺完了，其實洋人終未動手，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。人數雖多，不過比澳洲多殺得幾年，那裏還有種呢？列位不要錯認蒙古、滿洲滅了中國，中國人種，雖當時殺了十分之九，不久又復了原，將來洋人分了中國，也不過是一例。須曉得蒙古、滿洲，本國人數很少，中國人數很多，沒有中國人，他得一塊荒地，有何用處？兼且他是野蠻，我是文明，無一件不將就中國的人。這非他有愛於我，為勢所迫，不得不然。那蒙古初得中國的時候，本意要將漢人殺盡，把其地做為牧場，以便畜養牛馬。耶律楚材說，不如留之以出租稅，是以得免。漢種之不滅，豈不僥倖得很嗎？洋人的文明，比中國強得遠，他得了中國，除充下等的奴隸，那一項要你這個無用的東西。文明當他不住，他就不殺，也是要滅的。這中國先前的主人翁，豈不是那苗犛的嗎？這十八省那一處不是他的？我們漢族自西北方來到中國，也與這西洋人自泰西來的差不多。他們戰敗了，漸漸退出黃河一帶讓與我們漢人，又被我們漢人由大江一帶把他趕到那閩、廣、雲、貴等處居住，不久又被我們漢人佔了。到了今日，除深山窮谷外，尚有些少苗犛，其餘的平原大地，還有苗犛的影兒嗎？當漢人未來之先，這苗犛也是泱泱大族，他族內的事情，他也辦得井井有條，只因撞著我們這文明的漢族，就如雪見太陽，全不要理他，自行消滅。我漢族對於蒙古、滿洲、苗犛，自然是文明的；對於歐美各國，又是野蠻。儻不力求進步，使文明與歐美並駕齊驅，還有不滅種的理麼？

左一思，右一想，真正危險；說起來，不由人，膽戰心惶。

俺同胞，除非是，死中求活；再無有，好妙計，堪做主張。

第一要，除黨見，同心同德

列位！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同胞，有甚麼黨見呢？常言道得好：「兄弟在家不和，對了外仇，一根喉嚨出氣。」我看近來也有守舊的，也有求新的，遂鬧出多少的意見。其實真守舊是很好的，他的意思，總要守著那祖宗相傳的習慣，恐怕講習時務，就變了外國的模樣，我實在佩服得很。但可惜沒有到實事上用心去想，不曉得這時務是萬要講的。比如冬天有冬天的事情，夏天有夏天的事情，一點兒都要守那冬天的樣子可行得去嗎？我們從前用弓箭交戰，他於今變了洋鎗，我還可拿弓箭與他交戰嗎？我們用手織布，他用機器織布，一人可抵得千人，我又不能禁人不穿洋布，還可不學他的機器嗎？凡他種種強過我們的事件，我那一件不要學他的呢？不把他們的好處學到手，可抵得他住嗎？猶如鄰家恃著他的讀書人多，武藝高強，銀錢廣有，欺凌我到極步，我恨他是不消說得的。但任你如何恨他，也是奈他不何，少不得也要送子弟讀書習武，將他發財的道理，一切學習，等到件件與他一樣，就可報他的仇。這樣看來，不想守舊則罷，要想守舊，斷斷不能不求新的。那真求新的，這守舊的念頭也就很重。祖宗舊日的土地失了數百年，仍想爭轉來，一草一木，都不容外族佔去，豈不較那徒守舊的勝得多嗎？至若專習幾句洋話，到那洋人處當個二毛子，遂自號求新黨，這是漢種的敗類，怎麼說得是求新呢！那守著八股八韻只想僥倖得一個功名，以外一概不管，這是全無人心的人，怎麼說得是守舊！這兩種人都可不講，只要這真守舊、真求新的會合起來，這利益就很大了。從前只有守舊、求新二黨，到了晚近，即求新一黨，又分出許多黨來：有主張革命的，有主張勤王的；有主張急進的，有主張和平的；有主張陸軍的，有主張科學的；比那從前兩大黨的爭競還激烈一些。不曉得都沒有平心去想，革命固是要緊，但那勤王的只是一時見不到，久後一定要變。除非是兩軍陣前，總不可挾持意氣，只可將真理慢慢與他講明。今日的時勢，急進是萬不可無，然沒有和平一派，一敗之後，遂沒有人繼起了。要把現在的江山，從那虎狼口中搶轉來，怎麼不要陸軍呢？但江山搶轉來了，沒有科學，又怎麼行得去呢？外國人的黨派雖多，然大宗旨都是與他國他族做對，全是為公，並沒為私。撞著他國他族的事件來了，他一國一族的人同是一個心，並沒有兩個心。故我等但求莫失這與外族做對的大宗旨，其餘下手的方法，也就聽各人自便，毫不能相強的。此外又有私立的黨會，算來不下數千百起，都不相連絡，此處起事，彼處旁觀，甚或彼此相仇，也是有的。列位呵！昔日有一個番王，他有十九個兒子，到了臨死的時候，把十九個兒子都喊到面前，每人賜一枝箭，叫把一枝箭折斷就折斷了；又叫把十九枝箭札合起來，就不能折斷半毫。那番王言道：「孩兒呵，你們須曉得分開易斷，合聚難折。你們兄弟假若一人是一人，別人就不難把你們滅了；你們若是合聚起來，如一個人一般，那一個能滅得你們！」這十九人聽了他父親的言語，果然國富兵強，沒有一國敢小視他。今日無數的外族，都要滅我們這一族，我們四萬萬人，就合做一個，尚恐怕敵他不住，怎麼一起是一起的，全不相關！等到各起都滅完了，難道你這一起保得住麼？依了鄙人的愚見，不如大家合做一個大黨，凡是我漢族的人，無論是為士、為農、為工、為商，都不可絲毫擾害，都要極力保護，不使一個受外族的欺凌，方可對得祖宗住，豈不是大豪傑所做的事嗎？

第二要，講公德，有條有綱

列位！你看我們中國到這個地步，豈不是大家都不講公德，只圖自利嗎？你不管別人，別人也就不管你，你一個人怎麼做得去呢？若是大家都講公德，凡公共的事件，盡心去做，別人固然有益，你也是有益。比如當他人窮困的時候，我救了他，我到了窮困的時候，他又來救我，豈不是自救嗎？有一個物件，因不是我的，不甚愛惜，順便破壞，到我要用那物件的時候，又沒有了，豈不是自害嗎？我看外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講公德的，所以強盛得很。即如商業一項，誠實無欺，人人信得他過；不比中國人做生意，奸盜詐偽齊生，沒有人敢照顧。這商務難道不讓他佔先呢？列位！為人即是為己，為己斷不能有益於己的。若還不講公德，只講自私，不要他人來滅，恐怕自己也是要滅的。

第三要，重武備，能戰能守

列位！今日的世界，什麼世界？是弱肉強食的世界。你看於今各國那國不重武備？每人到了二十歲，就是王子也要當兵三年。不當兵的，任是什麼貴族，也沒有個出身。這兵的貴重，比中國人的舉人、秀才還貴重一些。兵丁的禮信，中國的道學先生多當他不得。平日的操練如臨戰一般，到了兩軍陣前，有進無退。若是戰死了，都到死者家裏慶賀，這家也就不勝榮寵，全無哀戚的心思。假若臨陣脫逃，父遂不以爲子，妻遂不以爲夫。所以極小的國，都有數十萬精兵，任憑何等強國都是不怕。不比中國「好兒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，把兵看得極賤，平時操練一點沒有，到開差的時候，婦啼子哭，恐怕就不生還，一路姦淫擄掠，聞風就跑。列位！你看外國的兵是那個樣子，中國的兵是這個樣子，怎麼不有敗無勝？若不做照外國的法子，人人當兵，把積弊一切掃除，真真不可設想了！

第四要，務實業，可富可強

列位！中國從前把工藝做下等人物看待，那裏曉得各國的富強都從工藝來的。於今中國窮弱極了，若沒有人做鎗礮，何能與外國開戰？沒有人做一切的機器，何能把通商所失的利權爭轉來？鐵路、輪船、鑛務都可以富國，若沒有人學習此等的專門，又何以辦得呢？列位！你們有子弟的，何不趕緊送出外洋學習實業，不過費一二千金，立刻可以大富，並且有大利於國，何苦而不爲呢？

第五要，興學堂，教育普及

列位！各國的教育，前已講明過了。中國此時尚不廣興學堂，真是無從救了。

第六要，立演說，思想偏揚

列位！演說是開通風氣第一要著，外國有了三四個人，就要演說一番，要想救國，這是萬不可不立的。

第七要，興女學，培植根本

列位呵！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說，真正害人得很！外國女子的學問與男子一樣，所以能相夫教子；中國的女子一點知識沒有，丈夫、兒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，且被他阻撓不少。往往有大志的人，竟消磨於愛妻慈母，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裏，女子無學，根本壞了，那裏有好枝葉呢？

第八要，禁纏足，敝俗匡正

纏足的害，已經多人說了，不消重述。但大難臨頭，尚不趕緊放足，豈不是甘心尋死嗎？

第九要，把洋煙，一點不吃

洋人害中國的事，沒有毒於洋煙的。然而洋人自己不吃，這是怪得洋人嗎？吃煙明明有損無益，都不能戒，也就沒有話說了！

第十要，凡社會，概爲改良

列位！我們若不把社會一切不好的處大加改變，無論敵不住外族，就是沒有外族，又怎麼自立呢？外國人好，非是幾個人好，乃是全國的人都好。比如一家，只有一兩個好人，其餘都是無惡不做的，那家怎麼能興呢？列位，照現在的人心風俗，恐怕是萬事俱休的景況，可痛呀！

這十要，無一件，不是切緊；勸同胞，再不可，互相觀望。
還須要，把生死，十分看透；殺國仇，保同族，効命疆場。
杜蘭斯，不及我，一府之大；與英國，戰三年，未折鋒銳。
何況我，四萬萬，齊心決死；任憑他，什麼國，也不敢當。
看近來，怕洋人，到了極步；這是我，毫未曾，較短比長。
天下事，怕的是，不肯去做；斷沒有，做不到，有志莫償。
這杜國，豈非是，確憑確證；難道我，不如他，甘做庸常。

列位呵！你看從前聽得「洋人」二字，心中便焦，恨不將空拳打死他，全不曉得他人怎麼樣強，只恃著我一肚子血氣。俺家曾勸道，不要無理取鬧，恐怕惹出禍來沒有人擔任。不意近來一變而爲伯洋人的世界，見了洋人，就稱「洋大人」、「洋老爺」，豫先存一個順民的意思。列位呵！從前的行爲，雖然有一些野蠻，尚有一點勇敢之概，照現在的情形，是做了一次的奴隸不足，又要做第二次的奴隸，真個好哭呀！這也無非因打下幾個敗陣，遂把洋人看得極重。其實洋人也不過是一個人，非有三頭六臂，怎麼就說不能敵他！近數年有一段故事，列位聽了就不要懼怕那洋人：南阿非利加洲，有一個小小的民主國，名叫杜蘭斯。那國的地方，也有中國數府大，只是人口僅有四五十萬，不及中國一縣。這國的金鑲很多，世界第一個強國英吉利，慣滅人國的，怎麼不起了貪心，想要把這國歸他管轄？那裏曉得杜國人人都是頂天立地的大國民，不甘做他人的奴隸，遂與英國開戰。這英國滅過多少的大國，那裏有杜國在眼裏！不意杜國越戰越猛，鋒不可當，英國大驚，調各屬地的大兵三十萬，浩浩蕩蕩，向杜國進發。可憐杜國通國可當兵的不過四五萬人，盡數調集，分頭迎敵，足足戰了三年，絲毫沒有退讓。英國曉得萬不能滅他，遂與杜國講和退兵。列位呵！那英國的屬地，比本國大七十六倍，個個是杜蘭斯，英國能佔得他人一寸地嗎？中國的人比杜國多一千倍，英國要滅我中國，照杜國的比例算起來，英國須調兵至三萬萬，相戰至三千年，裁可與他言和。杜國既然如此，難道我就當不得杜國嗎？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」，這兩句話，難道列位未曾聽過嗎？

要學那，法蘭西，改革弊政

列位！你看於今那個不贊道法蘭西的民，享自由的福。誰曉得他當二百年以前，受那昏君賊官的壓制，也與我現在一樣。法蘭西通國只有中國一二省大，卻有十三萬家的貴族，都與那國王狼狽爲奸，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陵踐。當明朝年間，法國出了一個大儒，名號盧騷，是天生下來救度普世界的人民的，自幼就有扶弱抑強的志氣。及長，著了一書，叫做《民約論》，說道這國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，公請一個人做國王，替人民辦事，這人民就是一國的主人，這國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隸。國王若有負人民的委任，這人民可任意掉換。法國的人，先前把國認做是國王的，自己當做奴隸看待，任憑國王殘虐也不敢怨；聞了盧騷這一番言語，如夢初醒，遂與國王爭起政來。國王極力鎮壓，把民黨殺了無數。誰知越殺越多，一連革了七八次命，前後數十年，終把那害民的國王、貴族，除得乾乾淨淨，建設共和政府，公舉一人當大統領，七年一換。又把那立法的權柄歸到衆議院來了，議員都從民間公舉。從前種種虐民的弊政，一點沒有；利民的善策，件件做到。這法蘭西的人民，好不自由快樂嗎！人人都追想盧騷的功勞，在法國京城巴黎爲盧騷鑄一個大大的銅像，萬民瞻仰，真可羨呀！

要學那，德意志，報復凶狂

列位呵！「有恩不報非君子，有仇不報枉爲人」，這兩句話豈不是我們常常講的嗎？試看我們的仇，一點報了沒有？不獨沒報，有這個報仇的心思沒有？這德意志就與我們不同。法國的皇帝名叫拿破崙第一，恃著他的英雄，把德國破殘到極步。那德國的皇帝威廉第一，與宰相俾士麥，想報法國的仇，用全國皆兵的制度，人民到了二十歲，即當正兵，三年退爲豫備兵，到了五十歲，方可免役。不上幾

十年，人人都是精兵。到了咸豐年間，把法國打得大敗，拿破崙第一的侄兒拿破崙第三，扯下白旗，向德國投降，又割了七城，及五千兆法蘭格與德國講和息兵。德國遂做了第一等的強國，豈不真可佩服嗎？

要學那，美利堅，離英自立

列位！你看五洲萬國最平等最自由稱為極樂世界者，豈不是美利堅嗎？列位！須曉得這個世界，也不是容易做得來的。這美利堅原是北美洲一塊荒土，自前明年間英國有數人前往開荒，自後越來越多，到乾隆時候，有了三百萬人。時英國與法國連年開戰，兵餉不足，把美利堅的地稅加了又加，百姓實在出不起，向那官府面前求減輕一些，不但不准，反治了多少人的罪。人人憤怒，共約離英自立，公舉華盛頓掛帥，與英國一連戰了八年。英國奈他不何，只好聽其自立一國，公舉華盛頓為王。華盛頓堅不允從，說道：「豈可以衆人辛苦成立的國家，做一人的私產！」因定了民主國的制度，把全國分為十三邦，由十三邦公舉一人做大統領，四年一任，退任後與平民一樣。其人若好，再可留任四年，八年後任憑如何不能留任。衆人公舉了華盛頓為大統領，後又做過一任，即住家中為農，終身未嘗言功。列位！這豈非是大豪傑大聖賢的行徑嗎！美利堅至今仍守此制，人口有了七千餘萬，荒地尚有五份之四未開，全國的鐵路一十六萬里，學堂的費用每年八千餘萬，其國的人民好像在天堂一般。列位！這美利堅若不是八年苦戰，怎麼有了今日呢？

要學那，意大利，獨自稱王

列位！這意大利從前是一統的大國，後來為奧大利佔領，分做無數的小邦，都受奧大利的節制。有多少志士思想恢復，終是不成。前數十年有一個志士，名叫嗎志尼，因國為人所滅，終身穿著喪服，著書立說，鼓動全國的人民報仇復國，人人都為他所感動。又有一個深明韜略的加波里，智勝天人的加富耳，輔著那撒爾丁王，一統意大利，脫了奧大利的羈絆。於今意大利有人口三千萬，海陸精兵五十餘萬，在歐洲算一個頭等的國，豈不是那三傑的功勞嗎？

莫學那，張弘範，引元入宋

列位呵！你看好好一個中國，被那最醜最賤的元韃子所滅，誰不痛心切齒。那曉得就是梟獍為心的張弘範，帶領元兵滅的。這張弘範雖把他千刀萬割，也不足以償其罪！但恐怕於今要做張弘範的正是很多，何苦以一時的富貴，受萬古的罵名，也很犯不著。就是要傾倒那滿洲，只可由我所為，斷不可借外洋的兵。那引虎進狼的下策，勸列位萬萬莫做。

莫學那，洪承疇，狠心毒腸

列位阿！姦淫的人見了美貌女子，莫不甘言哄誘；及到了手，又嫌他是不貞的婦女，常存鄙薄的心思。那強盜取人的國，就是這個情形。要他人投降，便以高官厚爵相哄；降了之後，又要說他不忠。比如洪承疇，是明朝一個大學士，督統天下的兵馬，征討滿洲，戰得大敗，滿洲把他捉去。其初也有不降的心思，滿洲苦苦相勸，他遂變了初節，又做了滿洲的閣老，捉拿殘明的福王、唐王、桂王，都是他的頭功。那裏曉得滿洲的統帥，個個封王賜爵，獨有洪承疇白白亡了明朝的江山，一爵俱無。到了乾隆年間，修纂國史，把他放在貳臣傳第一。列位，那洪承疇死後有知，豈不埋怨當初嗎？

莫學那，曾國藩，為仇盡力

列位呵！當道光、同治年間，我們漢人有絕好自立的機會，被那全無心肝的人，苦為滿洲出力，以致功敗垂成，豈不是那湘軍大都督曾國藩嗎？俺想曾國藩為人也很誠實，只是為數千年的腐敗學說所誤，不曉得有本族、異族之分，也怪他不得。但可憐曾國藩辛辛苦苦十餘年，殺了數百萬同胞，僅得一個侯爵。八旗的人，絕不費力，不是親王，就是郡王。而且大功纔立，就把他兵權削了，終身未嘗立朝，僅做個兩江總督，處處受人的挾制，晦氣不晦氣！若是當日曉得我的世仇萬不可不滅的，順便下手，那天下多久是我漢人的，曾國藩的子孫，於今尚是皇帝，湘軍的統領，都是元勳，豈不好得多嗎？列位！你道可惜不可惜呢？

莫學那，葉志超，棄甲丟鎗

列位！對於自己不可為滿洲殺同胞，對於他人又不可不為同種殺外種。日本與我國在朝鮮國開戰，淮軍統領葉志超，帶領數十個營頭，不戰而逃，以致朝鮮盡失，又賠日本的欸二萬萬兩，臺灣割送。中國自此一敗，遂跌落到這一個地步，豈不是葉志超的罪魁嗎？

或排外，或革命，捨死做去；孫而子，子而孫，永遠不忘。
這目的，總有時，自然達到；縱不成，也落得，萬古流芳。
文天祥，史可法，為國死節；到於今，都個個，頂祝馨香。
越怕死，越要死，死終不免；捨得家，保得家，家國兩昌。
那元朝，殺中國，千八百萬；那清朝，殺戮我，四十星霜。
洗揚州，屠嘉定，天昏地暗；束著手，跪著膝，枉作天殃。
閻典史，據江陰，當場鏖戰；八十日，城乃破，清兵半傷。
苟當日，千餘縣，皆打死仗；這滿洲，縱然狠，也不殲亡。
無如人，都貪生，望風逃散；遇著敵，好像那，雪見太陽。
或懸梁，或投井，填街塞巷；婦女們，被擄去，拆散鴛鴦。
那丁壯，編旗下，充當苦役；任世世，不自由，賽過牛羊。
那田地，被圈出，八旗享受；那房屋，入了官，變做旗莊。
還要我，十八省，完納糧餉；養給他，五百萬，踴躍輸將。
看起來，留得命，有何好處；倒不如，做雄鬼，為國之光。

列位呵！你看元朝入中國以來，前後共殺人一千八百萬，這是有冊可考，那未入冊的，又不知有幾多。假若這一千八百萬人，豫先曉得這一死是不能免的，皆起來與他做敵，這元朝總共只有數十萬人，就是十個拚他一個，不過死數百萬人，他也沒有種了，又怎能滅中國呢？就是清朝自明萬曆以來，日在遼東一帶草間有數十年之久，所殺的人已不知多少了。自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，共四十年，無一時一刻不是殺漢人。揚州一城，已是八十餘萬，天下一千六百餘城，照此算來，可以想了。現在人口四萬萬，明朝休養三百年，亦必有了此數。康熙年間查點天下的人口僅二千餘萬，是二十個只救得一個，其餘的小半，是張、李二賊所殺，大半是滿洲所殺。列位，你道可慘得很嗎！這被殺的人，都不是在陣前殺的，人人都想逃死，各人只顧各人，那滿洲殺了這一方，又殺那一方，全沒有人抗拒。僅江陰縣有一個閻典史，名叫應元，糾集民兵數百，死守縣城。那滿洲提大兵二十五萬，日夜攻打，應元臨機應變，滿洲死了無數，直攻打八十日，其城乃破，應元手執大刀，等在巷口血戰，所殺的醜子數百餘個，始為滿兵所捉。滿洲的頭目，苦勸其投降，許以王侯之貴，那位閻典史，只是罵不絕口，仍不敢殺他，幽在一寺，半夜間自行死了。一城的男女，都皆戰死，無一個降的。滿洲自犯中國以來，從未損兵折將，這回死了一王、二貝勒，及兵將十餘萬。列位，假若人人都是應元，縣縣都是江陰，那滿洲怎能入中國呢？可惜人皆怕死，這一死是

萬不能免的。殺不盡的婦女，被滿洲擄去，任意姦淫，有錢可以贖回，無錢永不相見。丁壯趕往北方，交八旗人為奴，牛馬也比不上；如有私逃的人，匿留一晚，就要全家誅戮，往往因一人株連數千家。離北京橫直五百里，都圈做八旗的地。從前的業主，趕出本境，房屋一概入官，做為旗莊。此外又要十八省的人，公養他五百萬，至今不農不工，只是坐食漢人。列位，這豈非是可恨之極嗎？

這些事，雖過了，難以深講；恐將來，那慘酷，百倍蕭涼。
怎奈人，把生死，仍看不透；說到死，就便要，魂魄失喪。
任同胞，都殺盡，只圖獨免；那曉得，這一死，終不能禳。
也有道，是氣數，不關人事；也有道，當積弱，不可輕嘗。
這些話，好一比，猶如說夢；退一步，進一步，坐以待亡。
那滿人，到今日，勢消力小；全不要，懼怕他，失弔主張。
那列強，縱然是，富強無敵；他為客，我為主，也自無妨。
只要我，眾同胞，認清種族；只要我，眾同胞，發現天良。
只要我，眾同胞，不幫別個；只要我，眾同胞，不殺同鄉。

列位呵！那滿洲只有我百份之一，怎麼能壓制漢人？都因不知漢人是同祖的骨肉，滿洲是異種的深仇，例行逆施，替仇人殘害同種，所以滿人就能安然坐了二百餘年的天下。豈是滿人的才能，乃是我漢人愚蠢極了。試問那一處的禍亂，不是漢人代他平息的；假若漢人都曉得種族，把天良拿出來，不幫他了，只要喊一聲，那滿人就坐不穩了。列位，你們也曉得家有家幫，族有族幫，縣有縣幫，府有府幫，難道說對了外國異族，就沒有幫口嗎？有人叫列位把自己的兄弟殺死，雖有多少銀錢，列位諒不願的。怎麼為著數兩銀子，就甘心替仇人殺同胞！列位，試自問有良心沒有？他要殺人的時候，就叫列位來，他沒有人殺，就不要列位了，列位有半點不是，他又叫人來殺列位。列位所吃的糧，雖說是滿洲所出，其實他吃的，都是漢人的，那裏有糧與你吃？吃漢人的糧，仍殺漢人，列位可想得去嗎？列位！若是替同種殺了異種，那個不報你的功勞呢？列位！列位！前此錯了，於今可以轉來了。至若替那數萬里外的西洋人殺害同胞，不消說得，這是萬不可行的。

那怕他，鎗如林，礮如雨下；那怕他，將又廣，兵又精強。
那怕他，專制政，層層束縛；那怕他，天羅網，處處高張。
猛睡獅，夢中醒，向天一吼；百獸驚，龍蛇走，魑魅逃藏。
改條約，復政權，完全獨立；雪仇恥，驅外族，復我冠裳。
到那時，齊叫道，中華萬歲；才是我，大國民，氣吐眉揚。
俺小子，無好言，無以奉勸；這篇話，願大家，細細思量。
瓜分豆剖逼人來，同種沈淪劇可哀。
太息神州今去矣，勸君猛省莫徘徊。

匈奴未滅，
何以家為？

中國同盟會宣言

孫中山

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

1905年8月20日

天運歲次年月日，中華民國軍軍都督奉軍政府命，以軍政府之宗旨及條理，佈告國民。

今者國民軍起，立軍政府，滌二百六十年之膻腥，復四千年之祖國，謀四萬萬人之福祉，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，凡我國民皆當引為己責者也。維我中國開國以來，以中國人治中國，雖間有異族篡據，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，以貽後人。今漢人倡率義師，殄除胡虜，此為上繼先人遺烈，大義所在，凡我漢人當無不曉然。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，只以驅除光復自任，此外無所轉移。我等今日與前代殊，於驅除韃虜、恢復中華之外，國體民生尚當與民變革，雖緯經萬端，要其一貫之精神，則為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。故前代為英雄革命，今日為國民革命。所謂國民革命者，一國之人皆有自由、平等、博愛之精神，即皆負革命之責任，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。自今以往，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，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，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，以盡責任。用特披露腹心，以今日革命之經綸暨將來治國之大本，佈告天下：

（一）驅除韃虜今之滿洲，本塞外東胡。昔在明朝，屢為邊患。後乘中國多事，長驅入關，滅我中國，據我政府，迫我漢人為其奴隸，有不從者，殺戮億萬。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。滿政府窮凶極惡，今已貫盈。義師所指，覆彼政府，還我主權。其滿洲漢軍人等，如悔悟來降者，免其罪；敢有抵抗，殺無赦！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，亦如之。

（二）恢復中華中國者，中國人之中國；中國之政治，中國人任之。驅除韃虜之後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。敢有為石敬瑭、吳三桂之所為者，天下共擊之！

（三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，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。大總統由國民公舉。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，制定中華民國憲法，人人共守。敢有帝制自為者，天下共擊之！

（四）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祉，國民平等以享之。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，核定天下地價。其現有之地價，仍屬原主所有；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，則歸於國家，為國民所共享。肇造社會的國家，俾家給人足，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。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命者，與眾棄之！

上四綱，其措施之次序則分三期：第一期為軍法之治。義師既起，各地反正，土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，其臨敵者宜同仇敵愾，內輯族人，外禦寇仇，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。軍隊為人民戮力破敵，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寧。既破敵者及未破敵者，地方行政，軍政府總攝之，以次掃除積弊。政治之害，如政府之壓制、官吏之貪婪、差役之勒索、刑罰之殘酷、抽捐之橫暴、辦發之屈辱，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。風俗之害，如奴婢之畜養、纏足之殘忍、鴉片之流毒、風水之阻害，亦一切禁止。並施教育，修道路，設警察、衛

生之制，興起農工商實業之利源。每一縣以三年為限，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，皆解軍法，布約法。第二期為約法之治。每一縣既解軍法之後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，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。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，及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，悉規定於約法，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各循守之，有違法者，負其責任。以天下平定後六年為限，始解約法，布憲法。第三期為憲法之治。全國行約法六年後，制定憲法，軍政府解兵權、行政權，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。一國之政事，依於憲法以行之。此三期，第一期為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；第二期為軍政府授地方自治權於人民，而自總攬國事之時代；第三期為軍政府解除權柄，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。俾我國民循序以進，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，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在焉。

以上為綱有四，其序有三，軍政府為國戮力，矢信矢忠，始終不渝。尤深信我國民必能踴躍堅忍，共成大業。漢族神靈，久焜耀於四海，比遭邦家多難，困苦百折，今際光復時代，其人人各發揚其精色。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，國人相視，皆伯叔兄弟諸姑姊妹，一切平等，無有貴賤之差、貧富之別；休戚與共，患難相救，同心同德，以衛國保種自任。戰士不愛其命，閭閻不惜其力，則革命可成，民政可立。願我四萬萬人共勉之！

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

清政府

宣統三年九月十三日

1911 年 11 月 3 日

第一條 大清帝國皇統萬世不易

第二條 皇帝神聖不可侵犯

第三條 皇帝之權，以憲法所規定者為限

第四條 皇位繼承順序，於憲法規定之

第五條 憲法由資政院起草議決，由皇帝頒佈之

第六條 憲法改正提案權屬於國會

第七條 上院議員，由國民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之

第八條 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，皇帝任命。其他國務大臣，由總理大臣推舉，皇帝任命。皇族不得為總理大臣及其它國務大臣並各省行政長官

第九條 總理大臣受國會彈劾時，非國會解散，即內閣辭職。但一次內閣不得為兩次國會之解散

第十條 海陸軍直接皇帝統率。但對內使用時，應依國會議決之特別條件，此外不得調遣

第十一條 不得以命令代法律，除緊急命令，應特定條件外，以執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為限

第十二條 國際條約，非經國會議決，不得締結。但媾和宣戰，不在國會開會期中者，由國會追認

第十三條 官制官規，以法律定之

第十四條 本年度預算，未經國會議決者，不得照前年度預算開支。由預算案內，不得有既定之歲出；預算案外，不得為非常財政之處分

第十五條 皇室經費之制定及增減，由國會議決

第十六條 皇室大典不得與憲法相抵觸

第十七條 國務裁判機關，由兩院組織之

第十八條 國會議決事項，由皇帝頒佈之

第十九條 以上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二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八各條，國會未開以前，資政院適用之。

宣統帝退位詔書

隆裕太后

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

1912 年 2 月 12 日

奉 旨朕欽奉 隆裕皇太后懿旨：前因民軍起事，各省響應，九夏沸騰，生靈塗炭。特命袁世凱遣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，議開國會、公決政體。兩月以來，尚無確當辦法。南北睽隔，彼此相持。商輟於途，士露於野。徒以國體一日不決，故民生一日不安。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。南中各省，既倡議於前，北方諸將，亦主張於後。人心所嚮，天命可知。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，拂兆民之好惡。是用外觀大勢，內審輿情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，定為共和立憲國體。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，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。

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為總理大臣，當茲新舊代謝之際，宜有南北統一之方。即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，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。總期人民安堵，海宇乂安，仍合滿、漢、蒙、回、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。予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閑，優游歲月，長受國民之優禮，親見郅治之告成，豈不懿歟！欽此。

第二詔

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：古之君天下者，重在保全民命，不忍以養人者害人。現將新定國體，無非欲先弭大亂，期保乂安。若拂逆多數之民心，重啟無窮之戰禍，則大局決裂，殘殺相尋，必演成種族之慘痛。將至九廟震驚，兆民荼毒，後禍何忍復言。兩害相形，取其輕者。此正朝廷審時觀變，憫吾民之苦衷。凡爾京、外臣民，務當善體此意，為全局熟權利害，勿得挾虛矯之意氣，逞偏激之空言，致國與民兩受其害。著民政部、步軍統領、姜桂題、馮國璋等嚴密防範，剴切開導。俾皆曉然於朝廷應天順人，大公無私之意。至國家設官分職，以為民極。內列閣、府、部、院，外建督、撫、司、道，所以康保群黎，非為一人一家而設。爾京、外大小各官，均宜慨念時艱，慎供職守。應即責成各長官敦切誠勸，勿曠厥官，用副予夙昔愛撫庶民之至意。

朕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：前以大局阽危，兆民困苦，特飭內閣與民軍商酌優待皇室各條件，以期和平解決。茲據覆奏，民軍所開優禮條件，於宗廟陵寢永遠奉祀，先皇陵制如舊妥修各節，均已一律擔承。皇帝但卸政權，不廢尊號。並議定優待皇室八條，待遇皇族四條，待遇滿、蒙、回、藏七條。覽奏尚為周至。特行宣示皇族暨滿、蒙、回、藏人等，此後務當化除畛域，共保治安，重睹世界之昇平，胥享共和之幸福，予有厚望焉。欽此。

臨時大總統誓詞

孫文

民國元年 1 月 1 日

1912 年 1 月 1 日

顛覆滿清專制政府，鞏固中華民國，圖謀民生幸福，此國民之公意，文實遵之，以忠於國，為衆服務。至專制政府既倒，國內無變亂，民國卓立於世界，為列邦公認，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，謹以此誓於國民。

臨時大總統誓詞

袁世凱

民國元年 3 月 10 日

1912 年 3 月 10 日

各省衙門均鑒：

民國建設造端，百凡待治，世凱深願竭其能力，發揚共和之精神，滌蕩專制之瑕疵，謹守憲法，依國民之願望，達國家於安全完固之域，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。

凡此志願，率履勿渝。俟召集國會，選定第一期大總統，世凱即行辭職，謹掬誠悃，誓告同胞！

勸兵歌

為子當盡孝，為臣當盡忠。

朝廷出利借國債，不惜重餉來養兵。

一兵吃穿百十兩，六品官俸一般同。

如再不為國出力，天地鬼神必不容。

自古將相多行伍，休把當兵自看輕。

一要小心學操練，學了本事好立功；

軍裝是爾護身物，時常擦洗要乾淨。

二要打仗真奮勇，命該不死自然生；

如果退縮乾軍令，一刀兩斷落劣名。

三要好心待百姓，糧餉全靠他們耕；

只要兵民成一家，百姓相助功自成。

四莫姦淫人婦女，哪個不是父母生？

爾家也有妻與女，受人羞辱怎能行？

五莫見財生歹念，強盜終久有報應；

縱得多少金銀寶，拿住殺了一場空。

六要敬重朝廷官，越份違令罪不輕；

要緊不要說謊話，老實做事必然成。

七戒賭博吃大煙，官長查出當重刑；

安分守己把錢剩，養活家口多光榮。

你若常記此等語，必然就把頭目升；

如果全然不經意，輕打重殺不容情。

一篇勸爾要緊歌，務必字字記的清。

共和與君主論

弗蘭克·約翰遜·古德諾

民國四年 8 月 3 日

1915 年 8 月 3 日

一國必有其國體，其所以立此國體之故，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。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，亦無所容心焉羞。無論其為君主，或共和，往往非由於人力，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經濟之情狀，必有其相宜者，而國體乃定。假其不宜，則雖定於一時，而不久必復以其他之相宜之國體代之，此必然之理也。約而言之：一國所用之國體，往往由於事實上不得不然之故。其原因初非一端，而最為重要者則威力是矣。凡君主之國，如推究其所以然，大抵出於一人之奮往進行，其人必能握一國之實力；而他人出而與角者，其力常足以傾踏之。使其人善於治國，其子姓有不世出之才，而其國情復與君主相合，則其人往往能建一朝號，繼繼承承，常撫此國焉。果能如是，則國

家有一困難之問題，以共和解決之，固無寧以君主解決之也。蓋君主崩殂之日，政權之所屬，已無疑義，凡選舉及其他手續，舉無所用之，英人有恆言：吾王崩矣，吾上萬歲，蓋即斯義矣，雖然達此目的，必其繼承之法，業已明白規定，而公同承認乃可。否則君主晏駕之日，覬覦大寶者，將不乏人，權力之競爭，無從審判，其勢將不肇內亂不止也。以歷史證之：君主國家承繼問題，能如〔為〕永遠滿意之解決者，莫如歐洲各國。歐洲之制，君位之繼承，屬在長子，無子則以近支男丁之最親最長者充之；惟繼承之權利，許其讓棄。故如有長子不願嗣位者，即以次子承其乏。此繼承法之大要也。如不定繼承之法，或以君位之所歸，山君主於諸子及親支中選擇之，而初無立長之規定，則禍亂之萌，將不可免。奸人之竊窺神器者，實繁有徒，必將於官閫之間，施以密計。人之垂暮之年，徒足以增長其疾痛，而其結果所至，雖或倖免兵禍，亦必以大寶不定，致贊周章，蓋事之至危者也。歷史之詔我者如此，是故就政權轉移問題觀之，君主制所以較共和為勝者，必以繼承法為最要之條件，即所謂以天演之最長者，為君主是已。近古以前，匪論其亞洲或在歐洲大抵以君主製為國體，間亦有例外者，若溫尼斯、若瑞士，皆用共和制，然其數較少，且皆小國為然。其在重要之國，則世界中，大抵皆採用君主制也。近一百五十年，歐洲舉動，忽為一變，大有舍君主而取共和之趨勢。歐洲大國，第一次為共和制之嘗試者，厥惟英國，十七世紀中，英國革命軍起，英王查理第一經國會審判，定為叛逆之罪，處以死刑；其時乃建立共和制，號民主政治，以克林威爾為監國，蓋即大總統也。克林威爾統率革命軍，戰勝英王，故能獨操政柄。然英國共和之制，僅行數年，終歸失敗。蓋克林威爾故後，監國繼承問題，極難決定；克林威爾頗思以其子力次爾自代，然卒以英國當日人民不適宜於共和，而力次爾又無行政首長之才，故英國之共和，忽然消滅。英人於是舍共和制，復用君主制。而查理第一之子查理第二，乃立為君，蓋不獨為軍隊所擁戴，而當時輿論亦皆贊成雲。

歐洲民族為第二次共和之嘗試者，實為美國。十八世紀時，美洲革命既成，而合眾國之共和制立焉，夫美國之革命，初非欲推翻君主也，其目的但脫英國而獨立耳。乃革命成功而後，其勢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，蓋其地本無天家皇族，足以肩政務之重，且前世紀在英國贊助共和之人，多移居美洲，常以共和學說灌輸，漸漬入於人心，雖其人已往，而影響甚遠，故共和國體，實為當時共同之心理。然當日統率革命軍為華盛頓，使其人有帝制自為之心，也未始不可自立為君。乃華盛頓之宗旨，尊共和而不喜君上，而又無子足以繼其後，故當合眾國獨立告成之日，即毅然採用共和制，百餘年以來，未之或替焉。夫美國之共和，自成立以至今日，其結果之良好，不問可知，共和制所有之聲譽，實美國有以致之。然美國未成共和以前，久承英國之良法美意，而英國之憲法及其議院制行於美國，已逾百年，故一千七百八十九年，美國之出藩屬政府變為共和者，非由專制而躍為民政也，政體未易以前，其備之已豫，而自治之精神，亦已訓練有素也。不特此也，當日美國之民智，已臻高度，蓋自美洲歷史開始以來，注意於普通學校，五尺之童，無有不知書識字者，其教育之普及，蓋可想見矣。

美國共和之製成立未久，聞風而起者，又有法國之共和焉。顧法國未宣告共和以前，本為專制之政體，一切政務操於君主，百姓未能與聞，其人民於自治政制，絕少經驗。故雖索行共和之制，而不能有良好之結果，騷擾頻年，未由底定，而軍政府之專橫，相繼代興。拿破崙失敗後，重以外人之干涉，帝制復活。一千八百三十年，經二次革命，雖仍帝制，而權稍張。適一千八百四一〇八年，帝制再被推翻，復行共和制，以拿破崙之侄為大總統；不意彼乃推翻共和，復稱帝號。直至一千八百七十年，普法戰後，拿破崙第三被廢，最後之共和制，乃復發生。今此制之立，近半百年，以勢度之，大抵可望行之久遠也。雖然，法國今日之共和制，固可望永久，而其所以致此之故，實由於百年之政治改革而來。此百年中既厲行教育，增進國民政治之知識，以立其基礎，後使國民與聞政事，有自治政治之練習，故共和制可得而行也。且法、美兩國，於國家困難問題，頗有解決之法，蓋即所謂政權繼承問題是也。法國之大總統，由議院選舉；美國之大總統，則由人民選舉。此二國者，其國民皆因與聞政事，有自治政制之經驗。而近今五十年間，兩國皆注意普通教育，廣立學校，由政府補助之，故兩國之民智，皆頗高尚也。

十八世紀之末，美、法兩國，既立共和制之模範，於是南美，中美各國，舊為西班牙屬地者，皆宣告獨立，相率效之。以諸國當日之情形而言，亦略與美國相類；蓋當獨立告成之時，共和制似最合於事實，其地既無皇族足以指揮人民，而北美之共和，又適足為之先例。輿論一致，群以共和為政治之極軌，無論何種國家，何等人民，均可適用此制。放一時翕然從風，幾無國不行共和制焉。

然各國之獨立，系由竭力爭競而來，亂機既萌，未能遽生。而教育未遍，民智卑下，其所素習者，專制之政體而已。其民智卑下之國，最難於建立共和，故各國勉強奉行，終無善果，雖獨立久慶成功，而南美、中美諸邦，竟長演混亂下寧之活劇，軍界鉅子，相率而奪取政權。即有時幸值太平，亦只因二偉人手握人權者，出其力以鎮壓之，故可收一時之效。然彼手握大權之人，絕不注意教育，學校之設立，闐然無聞，人民亦無參知政事之機，以養成其政事之經驗。其卒也，此偉人老病殂謝之時，壓制之力弛，攘奪大柄之徒，乃紛紛並起。誠以政權繼承問題，無美滿之解決也。於是前此太平時間所有進行之事業，至是乃掃蕩而無餘。甚且禍亂頻仍，竟陷於無政府之地位，而全國社會經濟情形，無不盡受其蹂躪矣。

墨西哥近來之事，在南美、中美各國，業已數見不鮮，蓋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者，必有如是之結果也。爹亞氏為軍界之領袖，獨握政權，當其為大總統時，政治問題似已解決；然爹亞氏既未厲行教育，且禁壓人民，不使參預政事，及年將衰邁，權力漸殺，革命之旗幟既張，爹亞氏遂失其政柄。自爹亞氏失敗後，軍隊首長，紛紛構兵，國內騷然，至今未艾。以今日墨西哥情勢觀之，除外人干涉外，蓋別無他術足以為政治問題之解決矣。

南美各國中，亦有數國用共和制，而頗有進步者。其尤著者則阿根廷、智利、巴西三國是已。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，久未平定，然其後乃漸見安寧，頗享太平歲月之福。至巴西則自二十五年前，建立共和制以來，雖略有騷動，而共和之命運，實屆安平。然此三國於立憲政體，皆能極力進行。十九世紀之初，阿根廷及智利兩國，久已力爭進步。而巴西則未立共和之前，在帝國時代，業能鼓勵人民，使之與聞國政。故三國；得此結果者，非偶然也。

就南美、中美各國之已事，併合法國及合眾國之歷史觀之，其足供吾人研究之點如左：

第一、行共和制者，求其能於政權繼承之問題有解決之善法，必其國廣設學校，其人民沐浴於普通教育，有以養成其高尚之智識，而又使之與聞國政，有政治之練習，而後乃可行之而無弊。第二、民智低下之國，其人民平日未嘗與知政事，絕無政治之智慧，則率行共和制，斷無善果。蓋元首既然非世襲，大總統承繼之問題，必不能善為解決，其結果必流於軍政府之專橫。用此制者，雖或有平靜之一時，然太平之日月，實與紛亂之時期，相為終始。妄冀非分之徒，互相抵抗，以競奪政柄，而禍亂將不可收拾矣。不寧惟是，以今日現狀而言，歐西列強將不容世界各國中有軍政府之發生。蓋征諸已事，軍政府之結果，必召大亂，此誠與歐西各強國利害相關。蓋其經濟勢力，久已膨脹，歐人之資本及具商務實業之別派分枝者，所在皆是，故雖其與國政府改採用之制度，本無干涉之必要，然其權力所及，必將有所主張，伸其所用之制度，不至擾亂治安，蓋必如是而後彼輩所投之資本，乃可得相當之利益也。極其主張之所至，勢將破壞他國政治之獨立，或且取其國之政府而代之。蓋苟必如是而後可達其目的。則列強亦將毅然為之，而有所不恤也。故自今以往，一國之制度，將不容其妄自建設，致召革命之紛亂，再蹈南美洲前世紀之覆轍。今後之國家，當詳慎定製，維持治安，否則外人之監督，恐將不免也。

以上之研究，於今日中國政治之情形，有何種關係？此蓋應有之問題矣！中國數千年以來。狃於君主獨裁之政治，學校闕如，大多數之人民智識，不甚高尚，而政府之動作，彼輩絕不與聞，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。四年以前，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，此誠太驟之舉動，難望有良好之結果者也。向使滿清非異族之君主為人民所久欲推翻者，則當日最善之策，莫如保存君位，前漸行之於立憲政治，凡其時考察憲政大臣之所計劃者，皆可次第舉行，冀臻上理。不幸異族政制，百姓痛心，於是君位之保存，為絕對不可能之事，而君主推翻而後，舍共和制遂別無他法矣。由是言之，中國數年以來，固已漸進於立憲政制，惟開始之基，未盡完善。使當日有天潢貴族，為人民所敬禮，而願效忠藎者，其效當不止此也。就現制而論，總統繼承問題，尚未解決，日前之規定，原非美滿。一旦總統解除職務，則各國所歷困難之情形，將再見於中國。蓋各國狀況，本與中國相似，故其險象亦同。但他日或因此種問題，釀成禍亂，如一時不即撲滅，或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，亦意中事也。

然則以中國之福利為心者，處此情勢，將持何種之態度乎？將主張繼續共和制歟？抑將提議改建君主制歟？此種疑問，頗難答覆。然中國如用君主制，較共和製為宜，此殆無可疑者也。蓋中國如欲保存獨立，不得不用立憲政治，而從其國之歷史習慣、社會經濟之狀況、與夫列強之關係觀之，則中國之立憲，以君主制行之為易，以共和制行之則較難也。雖然，由共和改為君主，而欲得良好之結果者，則下列之要件，闕一不可：

一、此種改革，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之反對，以致近日共和政府所極力撲滅之禍亂，再見於國中；蓋目前太平之景象，宜竭力維持，不可使生危險也。

二、君主繼承之法律，如不明白確定，使嗣位之問題，絕無疑義。則由共和而改為君主，實無利益之可言。至君位之繼承，不可聽君主之自擇，吾已詳言之。雖君主之威權較尊於大總統，中國百姓習於君上，鮮有知道大總統者，故君主恆為人所尊敬；然僅以增加元首之威權，為此改革，而於繼承之問題，未能確無疑問，則此等改革，似無充分之理由。蓋繼承確定一節，實為君主制較之共和制最大優勝之點也。

三、如政府不預為計劃，以求立憲政治之發達，則雖由共和變為君主，亦未能有永久之利益。蓋中國如欲於列強之間，處其相當之地位，必其人民愛國之心，日漸發達，而後政府日漸強固，有以抗外侮而有餘。然苟非中國人民得與聞政事，則愛國心必無從發達；政府無人民熱誠之贊助，亦必無強固之力量。而人民所以能贊助政府者，必先自覺於政治中佔一部分，而後乃能盡其能力。故為政府者，必使人民知政府為造福人民之機關，使人民知其得監督政府之動作，而後能大有為也。

以上所述三種條件，皆為改用君主制所必不可少。至此種條件，今日中國是否完備，則在乎周知中國情形，并以中國之進步為己任者之自決耳。如此數條件者，均皆完備，則國體改革之有利於中國，殆無可疑也。

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要求

大正四年 1 月 18 日

中華民國四年 1 月 18 日

1915 年

第一號

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，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和平，並期將現存兩國友好善鄰之關係益加鞏固，茲以定條款如下：

第一款

中國政府允諾，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，或其他關係，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、利益讓與等項處分，概行承認。

第二款

中國政府允諾，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，無論何項名目，概不讓與或租與別國。

第三款

中國政府允准，日本國建造由煙臺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。

第四款

中國政府允諾，為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，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為商埠；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。

第二號

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，因中國承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，茲議定條款如下：

第一款

兩訂約國互相約定，將旅順、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，均展至九十九年為期。

第二款

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，為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，或為耕作，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。

第三款

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，任意居住往來，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。

第四款

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，許與日本國臣民。至於擬開各礦，另行商訂。

第五款

中國政府應允，關於左開各項，先經日本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：

一、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，或為建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。

二、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，由他國借款之時。

第六款

中國政府允諾，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、財政、軍事各顧問教習，必須先向日本國政府商議。

第七款

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，委任日本國政府，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，以九十九年為期。

第三號

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，顧於日本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現有密切關係，且願增進兩國共通利益，茲議定條款如左：

第一款

兩締約國互相約定，俟將來相當機會，將漢冶萍公司作為兩國合辦事業；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之同意，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，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，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。

第二款

中國政府允准，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，如未經該公司同意，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；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，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。

第四號

日本政府及中國政府為切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，茲定立專條如下：

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，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。

第五號

第一款

在中國中央政府，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，充為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。

第二款

所有中國內地所設日本病院、寺院、學校等，概允其土地所有權。

第三款

向來日中兩國，屢起警察案件，以致釀成轆轤之事不少，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，作為日中合辦，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，須聘用多數日本人，以資一面籌畫改良中國警察機關。

第四款

中國向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（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），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，並採買日本材料。

第五款

中國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、南昌路線之鐵路，及南昌、杭州，南昌、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。

第六款

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，礦山及整頓海口（船廠在內），如需外國資本之時，先向日本國協定。

第七款

中國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教之權。

張勳復辟

溥儀

民國六年 7 月

1917 年 7 月

袁世凱去世那天，消息一傳進紫禁城，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。太監們奔相相告，太妃們去護國協天大帝關聖帝君像前燒香，毓慶宮無形中停了一天課……接著，紫禁城中就聽見了一種新的響城聲：

"袁世凱失敗，在於動了鳩佔鵲巢之念。"

"帝制非不可為，百姓要的卻是舊主。"

"袁世凱與拿破崙三世不同，他並不如拿氏有祖蔭可恃。"

"與其叫姓袁的當皇帝，還不如物歸舊主哩。"……

這些聲音，和師傅們說的"本朝深仁厚澤，全國人心思舊"的話起了共鳴。

這時我的思想感情和頭幾年有了很大的不同。這年年初，我剛在奕訶謚法問題上表現出了"成績"，這時候，我又對報紙發生了興趣。

袁死了不多天之後，報上登了"宗社黨起事未成"、"滿蒙匪勢猖獗"的消息。我知道這是當初公開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——善耆、溥偉、升允、鐵良，正在為我活動。他們四人當初是被稱做申包胥的，哭秦庭都沒成功。後來鐵良躲到天津的外國租界，其餘的住在日本租借地旅順和大連，通過手下的日本浪人，勾結日本的軍閥、財閥，從事復辟武裝活動。四人中最活躍的是善耆，他任民政部尚書時聘用的警政顧問日本人川島浪速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給他跑合拉纖。日本財主大倉喜八郎男爵給了他一百萬日圓活動費。日本軍人青森、土井等人給他召募滿蒙土匪，編練軍隊，居然有了好幾千人。袁世凱一死，就鬧起來了。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貴族巴布扎布率領的隊伍，一度逼近了張家口，氣勢十分猖獗。直到後來巴布扎布在兵變中被部下刺殺，才告終結。在鬧得最兇的那些天，出現了一種很奇特的現象：一方面"勤王軍"和民國軍隊在滿蒙幾個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熱鬧，另一方面在北京城裡的民國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舊祝賀往來，應酬不絕。紫禁城從袁世凱去世那天開始的興隆氣象，蒸蒸日上，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興兵作亂的影響，更不受他們失敗的連累。袁死後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。紫禁城派了曾向袁世凱勸進的溥倫前去祝賀，黎元洪也派了代表來答謝，並且把袁世凱要去的皇帝儀仗仍送回紫禁城。有些王公大臣們還得到了民國的勳章。有些在袁世凱時代東躲西藏的王公大臣，現在也掛上了嘉禾章，又出現於交際場所。元旦和我的生日那天，大總統派禮官前來祝賀，我父親也向黎總統段總理贈送餽饌。這時內務府比以前忙多

了，要擬旨賜謚法，賞朝馬、二人肩輿、花翎、頂戴，要授什麼"南書房行走"、乾清門各等侍衛，要帶領秀女供太妃挑選，也偷偷地收留下優待條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監。當然還有我所無從瞭解的各種交際應酬，由個別的私宴到對國會議員們的公宴。

總之，紫禁城又像從前那樣活躍起來。到了丁巳年（民國六年）張勳進宮請安，開始出現了復辟綠潮。在這以前，我親自召見請安的人還不多，而且只限於滿族。我每天的活動，除了到毓慶宮念書，在養心殿看報，其餘大部分時間還是遊戲。我看見神武門那邊翎頂袍褂多起來了，覺著高興，聽說勤王軍發動了，尤其興奮，而勤王軍潰滅了，也感到洩氣。但總的說來，我也很容易把這些事情忘掉。肅親王逃亡旅順，消息不明，未免替他擔心，可是一看見駱駝打噴嚏很好玩，肅親王的安危就扔到腦後去了。既然有王爺和師傅大臣們在，我又何必操那麼多的心呢？到了事情由師傅告訴我的時候，那準是一切都商議妥帖了。陰曆四月二十七日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。

這天新授的"太保"陳寶琛和剛到紫禁城不久的"毓慶宮行走"梁鼎芬，兩位師傅一齊走進了毓慶宮。不等落座，陳師傅先開了口："今天皇上不用念書了。有個大臣來給皇上請安，一會奏事處太監會上來請示的。"

"誰呀？"

"前兩江總督兼攝江蘇巡撫張勳。"

"張勳？是那個不剪辮子的定武軍張勳嗎？"

"正是，正是。"梁鼎芬點頭贊許，"皇上記性真好，正是那個張勳。"梁師傅向來不錯過頌揚的機會，為了這個目的，他正在寫我的起居注。

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好記性，只不過前不久才聽師傅們說起這個張勳的故事。民國開元以來，他和他的軍隊一直保留著辮子。袁世凱在民國二年撲滅"二次革命"，就是以他的辮子兵攻陷南京而告成功的。辮子兵在南京大搶大燒，誤傷了日本領事館的人員，惹起日本人提出抗議，辦帥趕忙到日本領事面前賠禮道歉，答應賠償一切損失，才算了事。隆裕死後，他通電吊唁稱為"國喪"，還說了"凡我民國官吏莫非大清臣民"的話。袁世凱死後不久，報上登出了張勳的一封信。這封信顯示了徐州的督軍會議對袁死後政局的態度，頭一條卻是"尊重優待清室各條"。總之，我相信他是位忠臣，願意看看他是個什麼樣兒。

按照清朝的規矩，皇帝召見大臣時，無關的人一律不得在旁。因此每次召見不常見的人之前，師傅總要先教導一番，告訴我要說些什麼話。這次陳師傅用特別認真的神氣告訴我，要誇讚張勳的忠心，叫我記住他現在是長江巡閱使，有六十營的軍隊在徐州、兗州一帶，可以問問他徐、兗和軍隊的事，好叫他知道皇上對他很關心。末了，陳師傅再三囑咐道："張勳免不了要誇讚皇上，皇上切記，一定要以謙遜答之，這就是示以聖德。"

"滿招損，謙受益。"梁師傅連忙補充說，"越謙遜，越是聖明。上次陸榮廷覲見天顏，到現在寫信來還不忘稱頌聖德....."

陸榮廷是兩廣巡閱使，他是歷史上第一個被賞賜紫禁城騎馬的民國將領。兩個月前，他來北京會晤段祺瑞，不知為什麼，跑到宮裡來給我請了安，又報效了崇陵植樹一萬元。我在回養心殿的轎子里忽然想起來，那次陸榮廷覲見時，師傅們的神色和對我的諄諄教誨，也是像這次似的。那次陸榮廷的出現，好像是紫禁城裡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內務府和師傅們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賞賜，有我寫的所謂御筆福壽字和對聯，有無量壽金佛一龕，三鑲玉如意一柄，玉陳設二件和尺頭四件。陸榮廷走後來了一封信，請世續："代奏叩謝天恩"。從那時起，"南陸北張"就成了上自師傅下至太監常提的話頭。張謙和對我說過："有了南陸北張兩位忠臣，大清有望了。"

我根據太監給我買的那些石印畫報，去設想張勳的模樣，到下轎的時候，他在我腦子裡也沒成型。我進養心殿不久，他就來了。我坐在寶座上，他跪在我面前磕了頭。

"臣張勳跪請聖安....."

我指指旁邊一張椅子叫他坐下（這時宮裡已不採取讓大臣跪著說話的規矩了），他又磕了一個頭謝恩，然後坐下來。我按著師傅的教導，問他徐、兗地方的軍隊情形，他說了些什麼，我也沒用心去聽。我對這位"忠臣"的相貌多少有點失望。他穿著一身紗袍褂，黑紅臉，眉毛很重，胖呼呼的。看他的短脖子就覺得不理想，如果他沒鬍子，倒像禦膳房的一個太監。我注意到了他的辮子，的確有一根，是花白色的。

後來他的話轉到我身上，不出陳師傅所料，果然恭維起來了。

他說："皇上真是天在聰明！"

我說："我差的很遠，我年輕，知道的事挺少。"

他說："本朝聖祖仁皇帝也是沖齡踐祚，六歲登極呀！"

我連忙說："我怎麼比得上祖宗，那是祖宗....."

這次召見並不比一般的時間長，他坐了五六分鐘就走了。我覺得他說話粗魯，大概不會比得上曾國藩，也就覺不到特別高興。可是第二天陳寶琛、梁鼎芬見了我，笑咪咪地說張勳誇我聰明謙遜，我又得意了。至於張勳為什麼要來請安，師傅們為什麼顯得比陸榮廷來的那次更高興，內務府準備的賞賜為什麼比對陸更豐富，太妃們為什麼還賞賜了酒宴等等這些問題，我連想也沒去想。

過了半個月，陰曆五月十三這天，還是在毓慶宮，陳寶琛、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師傅一齊出現，面色都十分莊嚴，還是陳師傅先開的口：

"張勳一早就來了....."

"他又請安來啦？"

"不是請安，是萬事俱備，一切妥帖，來擁戴皇上複位聽政，大清復闢啦！"

他看見我在發怔，趕緊說："請皇上務要答應張勳。這是為民請命，天與人歸....."

我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喜事弄得昏昏然。我呆呆地看著陳師傅，希望他多說幾句，讓我明白該怎麼當這個"真皇帝"。

"用不著和張勳說多少話，答應他就是了。"陳師傅胸有成竹地說，"不過不要立刻答應，先推辭，最後再說：『既然如此，就勉為其難吧。』"

我回到養心殿，又召見了張勳。這次張勳說的和他的奏請復辟摺上寫的差不多，只不過不像奏摺說的那麼斯文就是了。

"隆裕皇太后不忍為了一姓的尊榮，讓百姓遭殃，才下詔辦了共和。誰知辦的民不聊生.....共和不合咱的國情，只有皇上複位，萬民才能得救。....."聽他念叨完了，我說："我年齡太小，無才無德，當不了如此大任。"

他誇了我一頓，又把康熙皇帝六歲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。聽他叨叨著，我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："那個大總統怎麼辦呢？給他優待還是怎麼著？"

"黎元洪奏請讓他自家退位，皇上準他的奏請就行了。"

"唔……"我雖然還不明白，心想反正師傅們必是商議好了，現在我該結束這次召見了，就說："既然如此，我就勉為其難吧！"於是我就又算是"大清帝國"的皇帝了。張勳下去以後，陸續地有成批的人來給我磕頭，有的請安，有的謝恩，有的連請安帶謝恩。後來奏事處太監拿來了一堆已寫好的"上諭"。頭一天一氣下了九道"上諭"。即位詔：

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，封黎為一等公，以彰殊典；

特設內閣議政大臣，其餘官制暫照宣統初年，現任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照常供職；

授七個議政大臣（張勳、王士珍、陳寶琛、梁敦彥、劉遷琛、袁大化、張鎮芳）和兩名內閣閣丞（張勳的參謀長萬繩樂和馮國璋的幕僚胡嗣瑗）；

授各部尚書（外務部梁敦彥、度支部張鎮芳、參謀部王士珍。陸軍部雷震春、民政部朱家寶）；

授徐世昌、康有為為弼德院正、副院長；

授原來各省的督軍為總督、巡撫和都統（張勳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）。

據老北京人回憶當時北京街上的情形說：那天早晨，員警忽然叫各戶懸掛龍旗，居民們沒辦法，只得用紙糊的旗子來應付；接著，幾年沒看見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現了，一個一個好像從棺材裡面跑出來的人物；報館出了復辟消息的號外，售價比日報還貴。在這種奇觀異景中，到處可以聽到報販叫賣："宣統上諭"的聲音："六個子兒買古董咧！這玩藝過不了幾天就變古董，六個大銅子兒買件古董可不貴咧！"

這時前門外有些鋪子的生意也大為興隆。一種是成衣鋪，趕製龍旗發賣；一種是估衣鋪，清朝袍褂成了剛封了官的遺老們爭購的暢銷貨；另一種是做戲裝道具的，紛紛有人去央求用馬尾給做假髮辮。我還記得，在那些日子裡，紫禁城裡袍褂褂翎翎頂頂，人們腦後都拖著一條辮子。後來討逆軍打進北京城，又到處可以揀到丟棄的真辮子，據說這是張勳的辮子兵為了逃命，剪下來扔掉的。

假如那些進出紫禁城的人，略有一點兒像報販那樣的眼光，能預料到關於辮子和上諭的命運，他們在開頭那幾天就不會那樣地快活了。

那些日子，內務府的人員穿戴特別整齊，人數也特別多（總管內務府大臣特別指示過），因人數仍嫌不夠，臨時又從候差人員中調去了幾位。有一位現在還健在，他回憶說："那兩天咱們這些寫字兒的散班很晚，總是寫不過來。每天各太妃都賞飯。到賞飯的時候總少不了傳話：不叫謝恩了，說各位大人的辛苦，四個宮的主子都知道。"他卻不知道，幾個太妃正樂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幾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燒香，根本沒有閒工夫來接見他們。

在那些日子里，沒有達到政治慾望的王公們，大不高興。張勳在發動復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個禁止親貴干政的"上諭"，使他們十分激忿。醇親王又成了一群貝勒貝子們的中心，要和張勳理論，還要親自找我做主。陳寶琛聽到了消息，忙來囑咐我說：

"本朝辛亥讓國，就是這般王公親貴干政鬧出來的，現在還要鬧，真是胡塗已極！皇上萬不可答應他們！"

我當然信從了師傅。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們並不死心，整天聚在一起尋找對策。這個對策還沒想好，討逆軍已經進了城。這倒成全了他們，讓他們擺脫了這次復辟的責任。陳師傅本來是個最穩重、最有見識的人。在這年年初發生的一件事情上，我對他還是這個看法。那時勞乃宣悄悄地從青島帶來了一封信。發信者的名字已記不得了，只知道是一個德國人，代表德國皇室表示願意支援清室復辟。勞乃宣認為，這是個極好的機緣，如果再加上德清兩皇室結親，就更有把握。陳師傅對於這件事，極力表示反對，說勞乃宣太荒唐，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人；即使外國人有這個好意，也不能找到勞乃宣這樣的人。誰知從復辟這天起，這個穩重老練的老夫子，竟完全變了。

"觸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！"

復辟的第一天，我受過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賀，回到毓慶宮，就聽見陳師傅這麼念叨。他拈著白鬍子團兒，老光鏡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縫，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興奮。

然而使我最感到驚奇的，倒不是他的興奮，也不是他在"親貴於政"問題上表現出的與王公們的對立（雖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親），而是在處理黎元洪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激烈態度。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奮勇去見黎元洪，勸黎元洪立即讓出總統府，不料遭到拒絕，回來忿然告訴了陳寶琛和朱益藩。陳寶琛聽了這個消息，和梁鼎芬、朱益藩一齊來到毓慶宮，臉上的笑容完全沒有了，露出鐵青的顏色，失去了控制地對我說：

"黎元洪竟敢拒絕，拒不受命，請皇上馬上踢他自盡吧！"

我吃了一驚，覺得太過分了。"我剛一復位，就賜黎元洪死，這不像話。國民不是也優待過我嗎？"

陳寶琛這是第一次遇到我對他公開的駁斥，但是同仇敵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，他氣呼呼地說："黎元洪豈但不退，還賴在總統府不走。亂臣賊子，元兇大慝，焉能與天子同日而語？"

後來他見我表示堅決，不敢再堅持，同意讓梁鼎芬再去一次總統府，設法勸他那位親家離開。梁鼎芬還沒有去，黎元洪已經抱著總統的印璽，跑到日本公使館去了。討逆軍逼近北京城，復辟已成絕望掙扎的時候，陳寶琛和王士珍、張勳商議出了一個最後辦法，決定擬一道上諭給張作霖，授他為東三省總督，命他火速進京勤王。張作霖當時是奉天督軍，對張勳給他一個奉天巡撫是很不滿足的。陳師傅對張作霖這時寄託了很大的希望。這個上諭寫好了，在用"御寶"時發生了問題，原來印盒的鑰匙在我父親手裡。若派人去取就太費時間了，於是，陳師傅當機立斷，叫人把印盒上的鎖頭索性砸開，取出了刻著"法天立道"的"寶"。（這道上諭並未送到張作霖手裡，因為帶信的張海鵬剛出城就被討逆軍截住了。）

我對陳師傅突然變得如此果斷大膽，有了深刻的印象。復辟的開頭幾天，我每天有一半時間在毓慶宮裡。念書是停了，不過師傅們是一定要見的，因為每樣事都要聽師傅們的指導。其餘半天的時間，是看看待發的上諭和"內閣官報"，接受人們的叩拜，或者照舊去欣賞螞蟻倒窩，叫上駟院¹（太監把養的駱駝放出來玩玩。這種生活過了不過四五天，宮中掉下了討逆軍飛機的炸彈，局面就完全變了。磕頭的不來了，上諭沒有了，大多數的議政大臣們沒有了影子，紛紛東逃西散，最後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陳寶琛。飛機空襲那天，我正在書房裡和老師們說話，聽見了飛機聲和從來沒聽見過的爆炸聲，嚇得我渾身發抖，師傅們也是面無人色。在一片混亂中，太監們簇擁著我趕忙回到養心殿，好像只有睡覺的地方才最安全。太妃們的情形更加狼狽，有的躲進臥室的角落裡，有的鑽到桌子底下。當時各宮人

¹ 上駟院是內務府管轄的三院之一，管理養牧馬駝等事務。順治初叫御馬監，後改為阿登衙門，康熙時才改名上駟院。

聲雜雜，亂成幾團。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空襲，內戰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國空軍。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說一下的話，那就是：各人躲到各人的臥室里，把廊子裡的竹簾子（即雨搭）全放下來——根據太監和護軍的知識，這就是最聰明的措施了。幸虧那次討逆軍的飛機並不是真幹，不過是恐嚇了一下，只扔下三個尺把長的小炸彈。這三個炸彈一個落在隆宗門外，炸傷了抬“二人肩輿”的轎夫一名，一個落在禦花園裡的水池裡，炸壞了水池子的一角，第三個落在西長街隆福門的瓦轅上，沒有炸，把聚在那裡賭錢的太監們嚇了個半死。

給張作霖發出上諭的第二天，紫禁城裡聽到了迫近的槍炮聲，王士珍和陳寶琛都不來了，宮內宮外失掉了一切聯繫。後來，槍炮聲稀疏下來，奏事處太監傳來了“護軍統領”毓璠稟報的消息：“奏上老爺子，張勳的軍隊打了勝仗，段祺瑞的軍隊全敗下去了！這個消息也傳到了太妃那裡。說話之間，外邊的槍炮聲完全沒有了，這一來，個個眉開眼笑，太監們的鬼話都來了，說關老爺騎的赤兔馬身上出了汗，可見關帝顯聖保過駕，張勳才打敗了段祺瑞。我聽了，忙到了關老爺那裡，摸了摸他那個木雕的坐騎，卻是乾巴巴的。還有個太監說，今早上，他聽見養心殿西暖閣後面有叮叮噹噹的盔甲聲音，這必是關帝去拿那把青龍偃月刀。聽了這些話，太妃和我都到欽安殿叩了頭。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個安穩覺。第二天一清早，內務府報來了真的消息：“張勳已經逃到荷蘭使館去了！……”

我的父親和陳師傅在這時出現了。他們的臉色發灰，垂頭喪氣。我看了他們擬好的退位詔書，又害怕又悲傷，不由得放聲大哭。下面就是這個退位詔書：

宣統九年五月二十日，內閣奉上諭：前據張勳等奏稱，國本動搖，人心思舊，懇請聽政等語。朕以幼沖，深居宮禁，民生國計，久未與聞。我孝定景皇后遜政恤民，深仁至德，仰念遺訓，本無絲毫私天下之心，惟據以救國救民為詞，故不得已而九如所請，臨朝聽政。乃昨又據張勳奏陳，各省紛紛稱兵，是又將以政權之爭致開兵釁。年來我民疾苦，已如火熱水深，何堪再罹干戈重茲困累。言念及此，輒轉難安。朕斷不肯私此政權，而使生靈有塗炭之虞，致負孝定景皇后之盛德。著王士珍會同徐世昌，迅速通牒段祺瑞，商辦一切交接善後事宜，以靖人心，而弭兵禍。欽此！

選自溥儀《我的前半生·第三章·紫禁城內外·丁巳復辟》